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毛詩注疏卷十七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百二十九 經部

毛詩注疏卷十七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小雅 南有嘉魚之什

序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大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箋樂得賢者與共立於朝相燕樂也音義自此至菁菁者莪六篇并亡篇三是成王周公之小雅成王有雅名公有雅德二人協佐以致大平故亦並爲正也樂與之樂音洛又音岳徐五教反序文同大音泰後大平皆同朝直遥反下注同燕樂之樂音洛下

注皆同　疏正義曰作南有嘉魚之詩者言樂與賢也當周公成王太平之時君子之人已在位有職禄皆有至誠篤實之心樂與在野有賢德者共立於朝而有之願俱得禄位共相燕樂是樂與賢也經四章皆是樂與賢者之事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傳江漢之間魚所產也罩罩篧也箋云烝塵也塵然猶言久如也言南方水中有善魚人將久如而俱罩之遲之也喻天下有賢者在位之人將久如而並求致之於朝亦遲之也遲之者謂至誠也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箋云君子斥時在位者也式用

也用酒與賢者燕飲而樂也音義烝之丞反王衆也罩張教反徐又都學反字林竹卓反云捕魚器也罶助角反郭云捕魚籠也沈音稚又音謢說其形非罩也遲直冀反下同樂音洛協句五教反得賢致酒歡情怡暢故樂疏正義曰言南方江漢之間有善魚人將久如俱往罩而罩此善魚者人之所欲已自將罩以求之則思遲此魚皆欲得之矣以興在野天下之處有賢者時在朝君子久如並各樂而求之有至誠之心思遲此賢者欲致之於朝猶罩者之願魚也君子既至誠如此遂得賢者共立於朝君子之家有酒矣在野賢者嘉善之賔既至用此酒與之燕飲以復歡樂耳心遲其來至即嘉樂是至誠樂與賢也傳正義曰言南知江漢間者以言善魚南方魚之善者莫善於江漢之間且言善魚者謂大而衆多多大之魚必在大水南方大水唯江漢耳必取善魚者以喻賢者之有善德也此實興不云興也傳文略三章一云興也

舉中明此上下足知魚雖皆興也釋器云篧謂之罩李巡曰篧編細竹以為罩捕魚也孫炎曰今楚篧也郭璞曰今魚罩然則罩以竹為之無竹則以荆故謂之楚篧重云罩罩者非一也箋正義曰烝塵釋言文釋詁云塵久也鄭欲烝為久故言烝塵也又云塵然猶言久然為如也不言烝為衆者以此罩魚喻求賢久如欲往罩之是欲魚之甚以興君子久如欲求賢為思遲之極若以為衆止見求魚之多無關思遲之義則於至誠之事不顯故云遲之謂至誠也重言罩罩衆自明矣不假復言衆也故云人將俱往是衆可知喻天下有賢在位之人久如並求之斯即在朝之君子衆皆求賢其並與俱皆出經重罩而求也君子斥時在位者鳧鷖與此序皆云太平之君子彼注云君子謂成王與此不同者以彼序云能持盈守成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經陳祭天地宗廟是太平之君子為百神之主非王不然故知君子謂成王此序云樂與賢者共之言與賢共是等夷之稱非

人君之辭故知斥在位者也且人君求賢至誠不足以為美矣人臣事君多在專利以文仲之賢尚稱竊位知賢不妬自古所稀假有舉薦或事不獲已至誠者寡今太平君子至誠樂賢故所以為美耳下章箋曰君子下其臣故賢者歸往之似斥成王者此言君子博闗朝廷公卿孝經唯士言爭友大夫以上則有爭臣是公卿之於下民有臣之道且人之進賢唯善所在公叔文子升家臣於公所樂之賢或是己之私屬故箋言臣以通之王肅孫毓亦以為在位朝廷之求賢則毛亦不斥成王明矣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傳汕汕樔也箋云樔者今之撩罟也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傳衎樂也音義汕所諫反樔也說文云魚遊水貌樔側交反字或作罺同撩力弔反又力條反沈力到反衎苦旦反疏傳正義曰釋器云樔謂之

汕李巡曰汕以薄汕魚孫炎曰今之撩罟皆以今曉古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傳興也纍蔓也箋云君子下其臣故賢者歸往也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箋云綏安也與嘉賓燕飲而安之鄉飲酒曰賓以我安音義樛居虬反瓠音讙纍力追反本亦作虆同下遐嫁反疏正義曰言南方有樛然下垂之木甘瓠之草得上而纍蔓之以興在位有下下之君子故在野賢者得往而歸就之言君子之下下猶樛木之下垂賢者所以往矣又在位君子之家有酒矣在野賢者嘉善之賓既來則用此酒燕飲而安之箋正義曰案鄉飲酒燕飲而安之無以我安之文燕禮司正洗觶南面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

安則此文在燕禮矣言鄉飲酒者誤也定本亦誤以南陔與由庚之箋皆鄉飲酒燕禮連言之故學者加鄉飲酒於上後人知其不合兩引故略去燕禮焉今本猶有言燕禮者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傳鵻壹宿之鳥箋云壹宿者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我將久如而來遲之也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箋云又復也以其壹意欲復與燕加厚之音義翩音篇鵻音隹本亦作隹復扶又反下同

疏正義曰上章云君子思遲賢人此章言賢者願往翩翩而飛者是鵻鳥也此鳥由壹意於其所宿之木故久如欲來所以翩翩而飛來集於木也以喻在野之賢者有專壹之意我君子亦久如願來今來在於我君子之朝

言君子求之至故賢者意能專壹也在位君子之家有酒矣與此在野賢者嘉善之賔既來用此酒與之燕又燕也思皆為辭燕又燕頻與之燕言親之甚也箋正義曰毛言壹宿義微故申之云壹宿者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夫不之鳥慤謹故將宿於木專壹其心故特以雛鳥為喻以鳥之擇木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此我謂君子也將久如而來遲之者賢者遲君子物類相感所以相思遲之也定本式燕又思下有箋云又復也以其壹意欲復與燕加厚之也俗本多無此語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序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箋人君得賢則其德廣大堅固如南山之有基

址音義為如字又于偽反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傳興也臺夫須也萊草也箋云興者山之有草木以自覆盖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以自尊顯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傳基本也箋云只之言是也人君既得賢者置之於位又尊敬以禮樂樂之則能為國家之本得壽考之福音義萊音來夫音符樂上音岳下音洛疏正義曰言南山所以得高峻者以南山之上有臺北山之上有萊以有草木而自覆盖故能成其高大以喻人君所以能令天下太平以人君所任之官有德所治之職有能以有賢臣

各治其事故能致太平言山以草木高大君以賢臣尊顯賢德之人光益若是故我人君以禮樂樂是有德之君子置之於位而尊用之令人君得為邦家太平之基以禮樂樂是有德君子又使我國家得萬壽之福無有期竟所以樂之也傳正義曰臺夫須釋草文舍人曰臺一名夫須陸璣疏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為蓑笠都人士云臺笠緇撮傳云臺所以禦雨是也十月之交曰田卒汙萊又周禮云萊五十畝萊為草之總名非有別草名之為萊陸璣疏云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兖州人蒸以為茹謂之萊蒸以上下類之皆指草木之名其義或當然矣此山有草木成其高大而𦤎箋云析其柞薪為蔽罔之高者以興喻者各有所取若欲觀其山形草木便為蔽障之物若欲顯其高大草木則是裨益之矣言不一端矣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

壽無疆箋云光明也政敎明有榮曜音義疆居良反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箋云已止也不止者言長見稱頌也音義杞音起草木疏云其樹如樗一名狗骨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傳栲山樗杻檍也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傳眉壽秀眉也箋云遐遠也遠不眉壽者言其近眉壽也茂盛也音義栲音考杻女九反樗勑居反檍音憶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傳枸枳枸楰鼠梓樂只君子遐不黄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傳黄黄髮也耇老艾養保安也音義枸俱甫反楰音庾楸屬枳諸氏反耇音茍壽也艾五葢反沈音刈䟽傳正義曰枸釋木無文宋玉賦曰枳枸來巢則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也陸璣疏云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楰鼠梓釋木文李巡曰鼠梓一名楰郭璞曰楸屬也陸璣疏曰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是也釋詁云黄髮耇老壽也舍人曰黄髮老人髮白復黄也孫炎曰耇面凍棃色如浮垢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序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箋云

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間歌魚麗笙由

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

亂而亡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

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意音義此三篇義與南

陔等同依六月序由庚在南有嘉魚前崇丘在南山有臺前今同在此者以其俱亡使相從耳閒古莧反

疏正義曰有其義而亡其辭亦毛氏所著於後行別記之箋正義曰此鄭亦本其所用所亡之事也此

三篇鄉飲酒燕禮亦用焉亦者亦南陔等也即言其事之用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鄉飲酒燕禮二篇俱有此辭也言間歌者堂上與堂下遞歌不比篇而間取之笙者在笙中吹之所以亡者亦遭亂而亡亦如南陔等遭戰國及秦之亂而失之也因此亡詩事終更述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宫亦詩篇名也以對鹿鳴而入管用故知詩篇名也辭義皆亡今無以知其篇第所在之意也篇第所在皆當言處云之意者以無意義可推尋而知故云意也案魚麗武王詩也而與嘉魚間歌南陔等三篇亦武王詩也乃在堂下笙歌之是武王之詩得下管用之也新宫制禮所用必在禮前而作不知武王詩也成王詩也此箋因亡詩事終而言之耳不謂當在成王詩中故曰無以知其篇第之意也案禮射義諸侯以貍首為節以彼類之當在名南但名南無亡詩之比故鄭於譜言辭義皆亡者

對六篇有義無辭新宫并義亦無故言皆亡不謂已為作序與經俱亡若子夏為之作序何由辭及目篇并六月連序並無存者以此知孔子録而不得子夏不為之序也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宫計孔子時年三十餘矣所以録不得者詩之逸亡必有積漸當孔子之時道衰樂廢自宋公賦新宫至孔子定詩三十餘年其間足得亡之也聖人雖無所不知不得以意録之也

序蓼蕭澤及四海也箋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國在九州之外雖有大者爵不過子虞書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音義蓼音六薄音博諸本作外敷注音芳夫反四海海者晦也地險言其去中國險遠禀政教昏昧也長張丈反疏正義曰作蓼蕭詩者謂時

王者恩澤被及四海之國也使四海無侵伐之憂得風雨之節書傳稱越裳氏之譯曰吾受命吾國黄耇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逺往朝之是澤及四海之事經四章皆上二句是澤及四海由其澤及故其君來朝王燕樂之亦是澤及之事故序總其目焉經所陳是四海君蒙其澤而序漫言四海者作者以四海諸侯朝王而得燕慶故本其在國蒙澤說其朝見光寵序以王者恩及其君不可遺其臣見其通及上下故直言四海以廣之箋正義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釋地文李巡曰九夷在東方八狄在北方七戎在西方六蠻在南方孫炎曰海之言晦晦闇於禮儀也雒師謀我應注皆與此同職方氏及布憲注亦引爾雅云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數既不同而俱云爾雅則爾雅本有兩文今李巡所注謂之四海之下更三句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此三句唯李巡有之孫炎郭

璞諸本皆無也李巡與鄭同時鄭讀爾雅蓋與巡同故或取上文或取下文也爾雅本有二文者由王所服國數不同故異文耳亦不知九夷八狄七戎六蠻正據何時也此及中候直言四海不列其數故引上文解之職方列其國數唯五戎六狄與爾雅六戎五狄上下不同餘則相似故據下文也布憲則秋官承夏官之下故同於職方焉周禮注據爾雅下文九夷八蠻六戎五狄當四海者以明堂位陳周公朝於明堂之時其數與之等是周時之驗故據之焉明堂位與職方不同者鄭志答趙商云戎狄之數或五或六兩文異耳爾雅雖有與周皆兩數耳無別國之名不甚明故不定之也是鄭疑兩文必有一誤但無國數可明故不敢定之耳四海之於王者世一見耳此經說四海來朝應是攝政六年時事當與明堂位同直以漫言四海故取爾雅上句謂之四海之文充之其實此當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也國在九州之外者明

四海不屬九州其州長所不領故周禮曰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是也若然下文蠻荆謂荆州之蠻堯典曰流共工于幽州注云幽州北裔則四海亦有在九州之内者矣言外者以大凡化内非州牧所領則謂之四海之國其境所居不妨在九州之内禹貢萬里大界盡以九州目之故得有荆州之蠻及幽州爲北裔也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是雖有大者爵不過子也大者曰子小者曰男而已左傳曰驪戎男是也若殷爵三等無子男則四夷之君爲伯爵也而書序曰武王勝殷巢伯來朝注云巢伯南方諸侯世一見者以武王即位來朝是九州外爲伯又虞書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明四海是九州之外也何者既言州十有二師是九州之内立師也又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是四海在九州之外矣所引者皋陶謨文也檢鄭所注尚書經作外薄今定本作外數恐非也彼注云九州州立十

二人為諸侯之師以佐其牧外則五國立長使各守其職此建五長即下曲禮所謂子故彼注云子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為之子子猶牧是也案彼上云弼成五服至于五千鄭以為禹治水輔成五服土方萬里以七千里內為九州七七四十九千里者之方四十九以其一為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分之各得方千里者六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百七十里之國四百五十里之國八百計一州有一千四百國以二百國為名山大川不封之地餘有一千二百國以百國立一師故州有十二師鄭又云八州九千六百國又四百國在畿內以子男備其數是鄭計充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之文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傳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湑湑然蕭上露貌箋云興者蕭香物之微者喻四海之諸侯亦

國君之賤者露者天所以潤萬物喻王者恩澤不爲遠國則不及也旣見君子我心寫兮傳輸寫其心也箋云旣見君子者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也我心寫者輸其情意無留恨也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箋云天子與之燕而笑語則遠國之君各得其所是以稱揚德美使聲譽常處天子音義湑息叙反長如字又張丈反爲于僞反朝直遥反見賢遍反下燕見同

疏正義曰言蓼然長大者彼蕭斯也此蕭所以得長大者由天以善露潤之使其上露湑湑然盛兮以文得其長大耳以興得所者彼四夷之君此四夷之君所以得所者由王以恩澤及之使其恩澤豐多故令其

得所耳然此蕭是香物之微者天不以其微而不潤也
喻四海諸侯乃國君之賤者王不以其賤而不及也遠
國既蒙王澤乃來朝見自言已既得朝見君子之王者
我心則輸寫盡兮無復留恨在國恐不得見今來得見
則意盡也朝之後王又與之燕飲而笑語兮感王之恩
皆稱揚王之德美是以使王得有聲譽又常處天子之
位兮言為天子所保不憂危亡也傳正義曰釋草云蕭
荻也李巡曰荻一名蕭郭璞曰即蒿也下章瀼瀼泥泥
皆重言故此亦為湑湑也湑湑露在物之狀故為蕭上
露貌箋正義曰生民曰取蕭祭脂郊特牲曰爇蕭合馨
香是蕭為香物也雖香而是物之微
者以喻四海諸侯亦是國君之賤者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傳瀼瀼露蕃貌既見君子為龍為
光傳龍寵也箋云為寵為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己

也其德不爽壽考不忘傳爽差也音義瀼如羊反徐又乃剛反蕃音煩被皮寄反疏正義曰言遠國之君蒙王恩澤令皆來朝既得見君子之王者為君所寵遇為君所光榮得其恩意又燕見笑語使四海稱頌之不忘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傳泥泥霑濡也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傳豈樂弟易也箋云孔甚燕安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傳為兄亦宜為弟亦宜音義泥乃禮反豈開在反本亦作愷下同後豈弟放此弟如字本亦作悌音同後皆放此樂音洛下篇同易夷豉反疏正義曰遠國之君既朝見君子為君子所接遇故皆甚安而情又喜樂以怡易也君子既接遠國得所而又燕見以盡其歡是君子為人之能宜為人兄

宜為人弟隨其所為皆得其宜故能有善德之譽壽豈樂之福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傳濃濃厚貌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傳鞗轡也革轡首也沖沖垂飾貌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箋云此說天子之車飾者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于門是以云然攸所也音義濃奴同反又女龍反鞗徒彫反沖直弓反徐音同又音敕弓反軾音式鑣彼苗反

疏正義曰言遠國之君既見君子之王者又蒙垂意燕見於己說其燕見之車飾君子所乘燕見之車鞗皮以為轡首之革垂之沖沖然其在軾之和鈴與衡鑣之八鸞其聲雝雝然乘是車服屈己之尊降接卑賤恩遇若是是王為主得所故宜為萬

福之所同皆得歸聚之傳正義曰釋器云轡首謂之革郭璞曰轡靶也然則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鞗皮為之故云鞗革轡首垂也鞗革即言沖沖故知垂飾貌在軾曰和和亦鈴也以其與鸞相應和故載見曰和鈴央央是也在鑣曰鸞謂鸞鈴置於馬之鑣郭璞曰鑣馬勒傍鐵也言置鈴於馬口之兩傍此無文也故鄭不從之禮記注云鸞在衡駟鐵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是鄭以乘車之鸞不在鑣知此天子所乘以迎賓則亦乘車也鸞不當在鑣矣此箋不易之者以駟鐵已明之此從可知也箋正義曰既見君子即言鞗革沖沖和鸞雝雝是見君子車上有此飾故知說天子之車飾也解所以得見天子車飾者以諸侯燕見天子必以車迎於門是以云然此既見天子之言為朝見之後則燕見之皆是見君子之事故蒙上既見之文也知燕見迎諸侯者以王唯覲禮不下堂而見諸侯耳其朝宗當迎之故秋官大行人說車迎之法賓主步數從六服諸侯

尚有車迎則四夷之君車迎可知燕主歡心不可不接既然迎接不得無車故燕禮云若四方之賔公迎之于大門内是燕有迎法也以唯首章言燕笑語兮是燕時事故知此見車飾亦是燕時事案大行人上公九命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朝位賔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侯伯以七為節立當車疾擯者四人子男以五為節立當車衡擯者三人注云王立當軫又鄭注下曲禮以春夏受贄於朝受享於廟以生氣文也秋冬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鄭又以覲禮不出迎諸侯則冬遇亦不迎然則秋冬燕見亦無出迎之法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序湛露天子燕諸侯也箋燕謂與之燕飲酒也諸侯朝覲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恵音義湛直減反疏正義

曰作湛露詩者天子燕諸侯也諸侯來朝天子與之燕飲美其事而歌之經雖分別同姓庶姓二王之後皆是天子燕諸侯之事也蓼蕭序不言天子此及彤弓獨言天子者此及彤弓燕賜諸侯之事既言諸侯不得不言天子以對之蓼蕭序不言諸侯文無所對故不言天子也四章雖皆說天子燕諸侯之事而皆首章見天子於諸侯之義下三章見諸侯於天子之事首章言王燕諸侯雖至於夜留與飲燕無問同姓異姓皆不醉不歸是天子恩厚之義也下三章乃分別說之二章言同姓則成夜飲之禮非同姓讓之則止三章言庶姓卒章言二王之後不得成其夜飲故云善德善儀言其不至於醉也首章直言湛湛露斯不指所在之物總下章云草木也故下章各言草木以充之以同姓一類故廣舉豐草庶姓非一族之人喻以異類之木二王之後同為天子所尊譬之同類之木各取其所象也豐草杞棘言露在桐椅不言露

在承上露在可知天子燕諸侯之義備於此矣不言異姓與三恪者兄弟甥舅禮雖不同要夜飲之義非宗不可則異姓從庶姓禮也三恪畀於二代其亦在異姓中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傳興也湛湛露茂盛貌陽日也晞乾也露雖湛湛然見陽則乾箋云興者露之在物湛湛然使物柯葉低垂喻諸侯受燕爵其儀有似醉之貌諸侯旅酬之則猶然唯天子賜爵則貌變肅敬承命有似露見日而晞也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傳厭厭安也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

醉而不出是湛宗也箋云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説爾族人猶羣臣也其醉不出不醉出猶諸侯之儀也飲酒至夜猶云不醉無歸此天子於諸侯之儀燕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音義晞音希厭於鹽反韓詩作愔愔和悦之貌湛息列反疏正義曰湛湛然在物上者露斯也此物得露而湛湛然柯葉低垂非見日之陽則不得乾而舒放也以興諸侯受王燕飲而巍巍然威儀縱弛非天子之賜爵則不承命而嚴肅也是王燕諸侯恩厚至於厭厭安閒之夜尚與燕飲其意殷勤以留賔客言不至於醉不得歸也傳正義曰此在物而湛湛是盛也與王隆厚於諸侯故以盛爲喻以陽爲乾物故知日也箋正義曰露之所霑

必在草木此言所在以總下文故箋亦順經直言在物物正謂下章豐草杞棘也柯謂枝也露在於葉則令柯亦低故言柯葉低垂草木通然非木柯而草葉也此燕諸侯之詩露比王燕諸侯物得露而低猶諸侯得酒而醉故喻諸侯受燕爵其威儀有似醉之貌也其醉必在燕末諸侯旅酬則然以舉行旅酬燕末之事故以露見日而乾喻諸侯有承命之事燕之天子有命唯賜爵耳故言唯天子賜爵則貌變肅敬承命有似露見日而乾也傳正義曰楚茨云備言燕私傳曰燕而盡其私恩明夜飲者亦君留而盡私恩之義故言燕私也解夜飲之意言宗子將有事族人皆入侍宗子或與之圖事則當飲之酒若宗子不飲之酒使不醉而出是不親族人也若族人飲宗子酒至醉仍不出是渫慢宗子也言此者明宗子之義族人雖醉尚留之飲族人之義雖不至醉亦當辭出不得盡宗子之意是主法自當留賓賓則可以辭主去天子於諸侯義亦當然書傳曰既侍其宗然

後得燕燕私者何而與族人飲飲而不醉是不親醉而不出是不敬與此傳同毛伏俱大儒當各有所據而言也箋正義曰申毛之意言傳所稱宗子飲族人之事者以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耳以天子比宗子族人比羣臣是假託之也族人至醉而有出有不出之二塗猶諸侯至醉亦當辭出若不辭出是渫慢王也是以諸侯皆當辭出但王得其辭異姓則聽之出同姓則留之飲也又解燕飲當以晝所以淫飲至夜猶云不醉不歸者此天子於諸侯之義言天子與諸侯為主雖終日而未盡歡故留之夜飲使至於必醉也燕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是燕必至夜故欲留之夜飲也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為燭於門外是兩階門庭皆有燭也彼兩階與門言執燭唯庭言大燭此云皆設大燭者因彼有大燭總而言之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傳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箋云豐草喻同姓諸侯也載之言則也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之則止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而樂桓公命以火繼之敬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於是乃止此之謂不成也

音義飲桓之飲於鴆反疏正義曰湛湛然者彼露斯也此露在彼豐草之上豐草得露則湛湛然柯葉低垂以興王之燕飲於彼同姓諸侯此同姓諸侯得王燕飲則威儀寛縱也王與歡酣至於厭厭安閒之夜留之私飲雖則辭讓以其宗室之故則留之而成飲不許其讓以崇親厚焉箋正義曰鄭以經言載考言則成

對有不成者既天子欲留之而有不成者明是賓讓之也故言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讓之則止也獨言庶姓除同姓皆爾故以庶姓總之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至於是止莊二十二年左傳有其事引之以證異姓不得成夜飲之義故云此之謂不成也飲桓公酒者桓公至敬仲之家而敬仲飲之酒也故鄭志答張逸云時桓公館敬仲若哀公館孔子之類杜預亦云桓公賢敬仲之故幸賢人之家是也言卜晝不卜夜者服虔云臣享君必卜示敬慎也此燕諸侯王為之主彼桓公飲酒敬仲為主而得證此者君適其臣君為主人其進退在君所裁敬仲之辭與諸侯之讓同故得為證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箋云杞也棘也異類喻庶姓諸侯也令善也無不善其德言飲酒不

至於醉疏正義曰湛湛然者露斯此露在此杞棘之木此杞棘之木得露則湛湛然柯葉低垂以興王之燕飲在彼庶姓之諸侯此庶姓諸侯得王燕飲皆威儀寬縱也此庶姓明信之君子雖得王之燕禮飲酒不至於醉莫不皆善其德使之無過差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傳離離垂也箋云桐也椅也同類而異名喻二王之後也其實離離喻其薦俎禮物多於諸侯也飲酒不至於醉徒善其威儀而已謂陔節也音義椅於宜反木名也陔古哀反字亦作祴音同戒也疏正義曰其桐也其椅也言二樹當秋成之時其子實離離然垂而蕃多以興其杞也其宗也二君於王燕之時其薦

俎衆多而於王爲客加其厚恩故也此二王之後樂易之君子雖得王之燕禮飲酒不至於醉莫不善其威儀令可觀望也箋正義曰以此變言在其實當燕之時唯酒與薦俎酒則樽不屬賓賓所専者唯薦俎耳昭二十五年宋樂大心曰我於周爲客是二王之後其尊與諸侯殊絶故知薦俎禮物多於諸侯也此美天子之燕諸侯無不醉之理故燕飲賓醉乃出是燕未必醉也此與上章善威儀箋皆云不至醉者言其緼藉自持不至醉亂内實困酒空善外儀故云徒善其威儀而已又言善儀早晚謂陔節當奏陔夏之節猶善威儀以其美人必舉其終故知當陔之節也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夏取所執脯以賜鐘人於門内霤遂出是也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故據燕禮以況之二王之後燕罷而出不必奏陔夏

湛露四章章四句

序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箋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饗禮之於是賜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音義彤徒冬反彤弓赤弓也愾苦愛反很也杜預云很怒也說文作𢙇火旣反云怒戰也玈音盧黑弓也本或作旅旅字譌疏正義曰作彤弓詩者天子賜有功諸侯諸侯有征伐之功王以弓矢賜之也經三章上二句言諸侯受王彤弓是賜之事下四句言王設樂饗醻而行饗亦是賜之事故云錫以兼之箋正義曰自諸侯敵王所愾盡玈弓矢千除饗禮一句以外皆文四年左傳甯武子辭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禮記王制文也引左傳者解有功賜之由王賜諸侯非唯弓矢而已獨言彤弓者以弓矢為重故又引王制以明之言敵王所愾者敵者當也愾恨也

謂夷狄戎蠻不用王命王心恨之命諸侯有德者使征之諸侯於是以王命興師以討王之所恨者爲讎敵而伐之既勝而獻其所獲之功於王王親受之又設饗禮禮之於是賜之弓矢也獻功者伐四夷而勝則獻之其伐中國雖勝不獻故莊三十一年左傳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是中國之功不獻捷也其獻唯四夷之功乃獻之其賜有功則賜之不須要四夷之功始賜之也晉文侯夾輔周室平王東遷洛邑無伐四夷之功王亦賜之弓矢尚書文侯之命是其事也經先言受弓後說饗鄭先言饗禮之乃言賜弓矢者襄二十六年左傳曰將賞則加膳加膳則飫賜將欲賞人尚加殽膳況弓矢之賜賞之大者焉得無其禮也爲賜以設饗而賜之故鄭先言饗也其饗之日先受弓矢之賜後受獻醻之禮也且王以賜弓爲重故經先言賜弓後言饗之事也若僖二十八年左傳說晉文公敗楚於城濮

獻功於王王饗醴命晉侯宥下乃言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以弓矢似先饗後賜者彼饗醴命宥別行饗禮非賜日之饗也故丁未獻俘已酉設饗是先饗禮以勞其功他日乃賜之弓矢更加策命其賜之日別行饗禮則此經所云是與彼饗別也莊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僖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於時不賜特行饗醴以此知城濮之言饗禮者非賜日之饗賜之日實行饗禮而左傳宥武子云以覺報宴者杜預云歌彤弓者以明報功宴樂非謂賜時設饗禮宥武子所言及晉文侯文公所受皆并有旅弓此詩獨言彤弓者以二文皆先彤後旅彤少旅多舉重可以包輕故直言彤弓也有弓則有矢言弓則矢可知故亦不言矢也傳文直云旅弓矢千定本亦然故服虔云矢千則弓十是本無十旅二字矣俗本有者誤也首章爲總目下二章分而述之以相成也毛以藏之者爲藏之於其家以示子孫先

櫜之乃載以歸後始藏於其家以藏為重先言之藏於家受後之事致其意而言之非受時也好之喜之由悅樂而賜之故舉之為總也饗之是大禮之名右之醻之是饗時之事亦饗為總也鄭亦首章為總但藏載於車即是受時之事為異耳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傳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弨弛貌言我也箋云言者謂王策命也王賜朱弓必策其功以命之受出藏之乃反入也我有嘉賓中心貺之傳貺賜也箋云貺者欲加恩惠也王意殷勤於賓故歌序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箋云大飲賓曰饗一朝猶早朝音

義弨尺昭反說文云弓反也字林充小反弛式氏反歛於鴆反

疏正義曰毛以為諸侯受天子所賜彤赤之弓弨然而弛既天子以此賜我我則於王受之矣既受之我當於家藏之以示子孫不忘大功也於時王既賜諸侯以弓又饗禮禮之我有嘉善之賓中心至誠而既既賜之以鍾鼓既為之設一旦早朝大設禮而饗之鄭以敘王之意言我彤赤之弓弨然弛兮以賜諸侯則受策命之言與此賜之弓出而藏之乃反之入也餘同

傳正義曰彤赤故言朱弓周禮無彤弓之名言講德習射則彤弓周禮當唐弓大弓也夏官司弓矢有六弓王弧夾庾唐大鄭云六者弓異體之名也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經曰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鄭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也如是則鄭以此彤弓及旅弓於周禮為唐大故言勞者受得

之後則以學射故云以講德習射也但唐大者是其體強弱之名此形旅者為弓色之異稱為弓者皆漆之以禦霜露漆之為色赤之而已形既是赤則知旅者為黑也色以赤者周之所尚故賜弓赤一而黑十以赤為重耳為其體同異未聞王以有功者受形弓形弓之賜周禮唐弓大弓以授勞者此傳言形弓以講德習射周禮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此形弓必當唐大二者之中有之耳其必當唐大亦未能審旅弓與形弓俱賜勞者蓋亦當唐大乎服虔云旅弓以射甲革椹質則以旅弓當周禮之弧安得賜旅弓多形弓少則體不得過之而以形為學射當唐大合七成規旅弓為王弧合九成規準之周禮非甚差也周禮又有八矢弓弩各四其弓之矢有枉殺矰恒而恒矢云用諸散射鄭云散射謂禮射及習射與此講德習射事同則形矢旅矢當周禮恒矢也弨弛貌說文云弨弓反謂弛之而體反也此言弨弛貌則受弓矢者皆定體之弓弛而賜之至於凡平敵體自

出臨時之宜故曲禮有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弓定體未
定體之事不與此同傳訓言爲我不解藏義王肅云我
藏之以示子孫也箋正義曰鄭以此歌本敘王意故云
有嘉賓既敘王意不得諸侯言我受藏之也晉文公受
弓矢之賜傳稱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興父策命
晉侯爲侯伯此與彼同宜有策命故知言者謂王命策
也王賜朱弓必策其功以命之左傳策命晉侯之文是
其事也此直言藏之則受出藏之乃反入者以傳說晉
文公既從命云受策以出出入三覲故知之箋以言王
中心以貺之是中心誠實非飾貌矯情是殷勤於賓也
由王如此故復作詩歌而敘之解此彤弓之意以王中
心之實故歌之以示法耳饗者烹大牢以飲賓是禮之
大者故曰大飲賓曰饗謂以大禮飲賓獻如命數殽牲
俎豆盛於食燕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
卿當燕是其禮盛也言一朝者言王殷勤於賓早朝而
即行禮故云一朝猶早朝以燕如至夜饗則如其獻數

禮成而罷故以朝言之昭元年左傳云
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饗不終日也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傳載以歸也箋云出載之車也我
有嘉賓中心喜之傳喜樂也鐘鼓既設一朝右之傳右
勸也箋云右之者主人獻之賓受爵奠于薦右既祭俎
乃席末坐卒爵之謂也音義樂音洛右毛音又鄭如字薦右也卒遵律反本或作啐者誤也啐音七內反疏傳正義曰下章言醻醻賓之前止有獻賓初獻未得名為勸則勸者非以酒勸
賓謂設饗禮勸其功也故成二年左傳曰王親受而勞
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是也此勸既非勸酒故卒章醻
亦不得醻酒傳醻報言為饗以報其功故左傳曰以覺
報燕是也箋正義曰案燕禮云主人筵前獻賓賓西階

上拜筵前受爵反位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於薦右興取肺坐絶祭嚌之興加於俎坐捝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此鄭略其事故言之謂右之者即此燕禮所言奠於薦右之謂也彼啐酒即此卒爵爵即酒也鄭以下言醻之為醻賓故此右之為當獻賓既獻賓賓受而奠之於薦右是言之可以明主之獻賓故作者舉以表之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傳櫜韜也我有嘉賓中心好之傳好說也鐘鼓既設一朝醻之傳醻報也箋云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醻醻猶厚也勸也音義櫜古刀反韜本又作弢吐刀反弓衣也好呼報反說音悦醻本又作酬市由反酢才

洛反疏箋正義曰案燕禮賓既受獻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賓以虛爵降賓坐取觚奠於篚下盥洗卒盥揖升酌以酢主人於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又曰遂卒爵是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也又曰主人盥洗升媵觚於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賓降筵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又曰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於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於薦東是主人又飲而酌賓曰醻也其鄉飲酒亦然彼注醻勸酒與此厚勸一也瓠葉傳曰醻導引主人又飲以導賓而醻之傳訓醻爲報是傳意醻之不施於飲酒明矣故王肅云醻報功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序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箋樂育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

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音義菁子丁反莪五何反長張丈反下注並同樂音洛下并注同選雪戀反

疏正義曰作菁菁者莪詩者樂育材也言君子之爲人君能教學而長育其國人使有材而成秀進之士至於官爵之君能如此則爲天下喜樂矣故作詩以美之經四章言長養成就賜之官爵皆是育材之事也南有嘉魚言樂與賢也南山有臺云樂得賢者彼謂在位及人君於時樂求賢者本在上之心非下人所樂此則下人所樂樂君之能育材與彼別又經言喜喜樂者謂被人君所育者以被育有材得官爵而喜又序言喜喜樂之者他人見之如是而喜樂之非獨被育者也作者述天下之情而作歌耳箋正義曰箋解樂育材者樂養之以至於材故言教學之漸至於官爵也王制云興立小學大學乃言若有循教者鄉人子弟卿大夫餘子皆入學九年大成名曰秀士又

曰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於太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太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又曰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注云進士可進受爵祿又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如是從鄉人中教之為秀士是教學之從秀士漸至於進士是養之以漸也進士論材任官而又爵之是至於官爵之也其養成為此五士是長育人材也進士是材之大成故官爵以進士為主但人材有限官有尊卑其進士以下學已大成趨踰倫輩亦可隨材任之不必要至進士始官之也卒章箋云文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材無所廢是秀士以上皆可為官也定本無進士二字誤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傳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中阿

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箋云長育之者既教學之又不征役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箋云既見君子者官爵之而得見也見則心既喜樂又以禮儀見接疏正義曰言菁菁然茂盛者蘿蒿也此蘿蒿所以得茂盛者由生在阿中得阿之長養故茂盛以興德盛者是學士也此學士所以致德盛者由升在彼學中得君之長育故使德盛人君既能長育人材教學之又能官而用之故此學士既見君子則心喜樂且又有禮儀見接也又君子能養材與官又接之以禮故下所以歌之也言此養莪者以沚則有水之潤阿陵有所居之勢草得於中而長遂故言長也傳正義曰釋草云莪蘿蒿也舍人曰莪一名蘿郭璞曰今莪蒿也陸璣疏云莪蒿也一名蘿蒿也

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香美味頗似蔞蒿是也箋正義曰以下云錫我百朋得祿之事故此樂者為得官而樂也既樂為官爵之又云且有儀且兼事之辭故為君子以禮儀接己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傳中沚沚中也既見君子我心則喜傳喜樂也音義沚音止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傳中陵陵中也既見君子錫我百朋箋云古者貨貝五貝為朋賜我百朋得祿多言得意也疏箋正義曰言賜我是入己之辭故為得祿也言古者貨貝言古者寶此貝為貨也五貝者漢書食貨

志以爲大貝牡貝幺貝小貝不成貝爲五也言爲朋者爲小貝以上四種各一貝爲一朋而不成者不爲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爲朋非總五貝爲一朋也故志曰大貝四寸八分以上直錢二百一十文二貝爲朋牡貝三寸六分以上直錢五十文二貝爲朋幺貝二寸四分以上直錢三十文二貝爲朋小貝一寸二分以上直錢一十文二貝爲朋不成貝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文是也以志所言王莽時事王莽多舉古事而行五貝故知古者貨貝焉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傳楊木爲舟載沉亦浮載浮亦浮箋云舟者沉物亦載浮物亦載喻人君用人文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才無所廢既見君子我心則休箋云休者

休休然音義汎方劒反休虛虯反美也疏正義曰言汎汎然楊木之舟則載其沉物則載其浮物俱浮水上以興當時君子用其文者又用其武者俱致在朝言君之於人唯才是用故既見君子而得官爵我心則休休然而美載飛載止及載震載育之類箋傳皆以載為則然則此載亦為則言則載沉物則載浮物也傳言載沉亦浮箋云沉物亦載則以載解義非經中之載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序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

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箋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音義從此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樂音洛篇末注同鈌苦悅反蓄勑六反隊直類反夏户雅反疏正義曰此經六章皆是北伐之事序又廣之言宣王所以北伐者由於前厲王小雅盡廢致令四夷交侵以故汎敘所廢之事焉鹿鳴言和樂且耽故廢則和樂鈌矣以下廢鈌其義易明不復須釋由庚以下不言鈌者敘者因文起義明與上詩别主見鈌者為剛君父之義不言鈌者為柔臣子之義以文武道同故俱言鈌周公成王則臣子也故變文焉由儀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故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此與由庚全同由庚言陰陽此言萬物者由庚言由陰陽得理萬物得其道由儀則指其萬物生得其宜本之於陰陽所以異也此二十二篇小雅之正經王者行之所以養中國而威四夷今盡廢事不行則王政衰壞中國不

守四方夷狄來侵之中夏之國微弱矣言北狄所以來侵者為廢小雅故也厲王廢之而微弱宣王能禦之而復興故博而詳之而因明小雅不可不崇以示法也此篇北伐下篇南征蠻狄之侵則有之矣其戎夷則小雅無其事厲王之末天下大壞明其四夷俱侵也江漢命召公平淮夷明是厲王之時淮夷亦侵也唯無戎侵之事蓋作者所以不言耳假使無戎侵亦得言四夷矣定本此序注云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案集本及諸本並無此注首章傳曰日月為常周禮王建大常二章傳曰出征以佐其為天子是自於已之辭觀此則毛意此篇王自征也卒章傳曰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内言與似共留不去之辭者王肅云宣王親伐玁狁出鎬京而還使吉甫追伐追逐乃至於太原如肅意宣王先歸於京師吉甫還時王已處内故言與孝友之臣處内也肅以鎬為鎬京未必是毛之意其言宣王先歸或

得傳吉不然不得載常簡閱遣將獨行也則毛意上四章說王自親行下二章說王還之後遣吉甫行也故三章再言薄伐上謂王伐之下謂吉甫伐之也鄭以為獨遣吉甫王不自行王基即鄭之徒也云六月使吉甫采芑命方叔江漢命召公唯常武宣王親自征耳孔晁云王親自征耳孔晁王肅之徒也言六月王親行常武王不親行故常武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非王親征也又曰王奮厥武王旅嘽嘽皆統於王師也又王曰還歸將士稱王命而歸耳非親征也寀出車文王不親而經專美南仲此篇亦專美吉甫若將帥之從王而行則君統臣功安得言不及王而專歸美於下若王自親征飲至大賞則從軍之士莫不在焉何由吉甫一人獨多受祉故鄭以此篇為王不親行也常武言王旅容可統之於王經云赫赫業業有嚴天子說天子之容復何統乎又遣將誓師可稱王意經言王曰還歸事在既克之後事平

理自當還在軍將所專制何甞假稱王命始還師也以此知常武親征為得其實孫毓亦以此篇王不自

行鄭說為長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傳棲棲簡閱貌飭正也日月為常服戎服也箋云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戎車革輅之等也其等有五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玁狁孔熾我是用急傳熾盛也箋云此序吉甫之意也北狄來侵甚熾故王以是急遣我王于出征以匡王國箋云于曰匡正也王曰今女出征玁狁以正

王國之封畿音義棲音西飭音勑依字從力修飾之字從巾不同也今人食邊作方以為脩飭之字借作勑音非騤求龜反閲音悅熾尺志反

疏正義曰毛以為王當盛夏六月之時王以北狄侵急乃自征而禦之簡選閲擇其中車馬士衆棲棲然其所簡練戎車既皆飭正矣戎車所駕之四牡又騤騤然強盛王乃載是日月之常建之於車及兵戎之服以此而伐玁狁也王所以六月簡閲出兵者由玁狁之寇來侵甚熾我王是用之故須急行也王於是出行征伐以匡正王之國也鄭以為吉甫受命六月北征即閲士衆棲棲然所簡戎車既齊正矣所乗四馬皆強壯騤騤然乃載是常從戎韋弁之服以出征也吉甫意云所以六月行者以北狄來侵甚盛我王是用遣我之急也王曰今汝出征玁狁以正王國之封畿我故盛夏而行也傳正義曰以棲棲非六月之狀故為簡閲貌也日月為常春官司常文謂之王旌畫日月也服戎服也即亦韋弁服

也但分為二事故與鄭異箋正義曰以征伐之詩多矣未有顯言月者此獨言之故云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路革路以即戎故知戎車革路之等也春官車僕掌戎路之倅廣車之倅闕車之倅苹車之倅輕車之倅注云此五者皆兵車所設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陣之車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苹車所用對敵自蔽隐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是其等有五也吉甫用所乘兵車亦革路在軍所乘與王同但不知備五戎以否鄭因事解之不必備五也言戎車之常服韋弁服者以上言戎車既飭即載是常服是則戎車載之故云戎車之常服也言載之者以戎服當戰陳之時乃服之在道未服之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春秋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周禮云韋弁皮弁服皆素裳白舄又雜問志云韎韋之不注不讀如幅注屬也幅有屬者以淺赤韋為弁又以為衣而素裳白舄也知淺赤

者以詩言韎韐有奭以韎韐茅蒐染之而奭為赤貌若不淺則絳故知淺赤也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注云韋弁韎韐之弁其服蓋韎布以為衣而素裳不韎皮為衣者以卿之歸饔餼當用皮弁以權事之宜而用韋弁故彼注云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也取相近耳以皮弁衣故彼韋弁衣用赤布也以皮韋同類故孝經注曰田獵戰伐冠皮弁援神契云皮弁素積軍旅也皆以皮弁統韋言之若分別言之戰伐用韋不用皮也此所載者據將帥服耳其餘軍士之服下章言既成我服是也通皆韋皮故坊記注云唯在軍同服耳知者僖五年左傳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是同也禮在朝及齊祭君臣有同服多矣鄭獨言在軍者為僕右無也以君各以時服僕右恆朝服至在軍則同故言唯耳不謂通於他事鄭以王不自親征吉甫述王之辭故言王曰毛氏於詩言于者多為於為往所以為王自征耳言王國者以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要服之內是王國之封畿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傳物毛物也則法也言先教戰然後用師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傳師行三十里箋云王既成我戎服將遣之戒之曰日行三十里可以舍息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傳出征以佐其爲天子也箋云王曰今女出征伐以佐助我天子之事禦北狄也音義比毗志反齊同也疏正義曰毛以爲宣王之征所簡車馬者乃比同力之物四驪之馬此四驪之馬先以閑習之維有法則矣所以今用之維此六月之時既成我軍士之戎服我軍士戎服既成於是師行日三十里耳王於是出行征伐玁狁成己爲天子之大功也鄭唯以吉甫獨行王于爲曰爲異

餘同傳正義曰夏官校人云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是毛物之文也傳以直言物則難解故連言毛物以曉人也然則比物者比同力之物戎事齊力尚强不取同色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為主亦不厭其同色也故曰駟騵彭彭又曰乘其四騏田獵齊足而曰四黄既駕是皆同色也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騏騂是中騧驪是駿是也以言閑之是以先閑習故知先教戰而後用師也書傳曰征伐必因蒐狩以閑之閑之者何貫之貫之何習之是也此述宣王之征是師行之事美事明得禮故諸軍法皆以三十里為限漢書律歷志計武王之行亦凖此也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傳脩長廣大也顒大貌薄伐玁狁以奏膚公傳奏為膚大公功也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傳

嚴威嚴也翼敬也箋云服事也言今師之羣帥有威嚴者有恭敬者而共典是兵事言文武之人備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箋云定安也音義顒玉容反說文云大頭也嚴如字共鄭如字注下同王徐音恭帥所類反下將帥同後篇放此疏正義曰毛以為王所將戎車所駕之四牡形容脩長而又廣大其大之貌則有顒然以此之强薄伐玁狁之國以為天子之大功也非直車馬之强又有威嚴之將恭敬之臣而共典掌是兵武之事其嚴者威敵厲衆敬者撫和上下既有此文武之臣共掌兵事以此而往故當克勝而安定王國也鄭唯據吉甫為異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傳焦穫周地

接于玁狁者箋云匪非茹度也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

言玁狁之來侵非其所當度爲也乃自整齊而處周之

焦穫來侵至涇水之北言其大恣也織文鳥章白旆央

央傳鳥章錯革鳥爲章也白旆繼旐者也央央鮮明貌

箋云織徽織也鳥章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傳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

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箋云鉤鉤鞶行曲

直有正也寅進也二者及元戎皆可以先前啓突敵陳

之前行其制之同異未聞音義茹如豫反徐音如穫音護爾雅十藪周有焦護

鎬胡老反王云京師戾徒洛反下同織音志又尺志反注同白茷本又作旆蒲貝反繼旐曰茷左傳云蒨茷是也一曰旆與茷古今字殊央音英或於良反下篇同徽音輝將子亮反下大將同後篇將帥放此著知略反乘繩證反行戶郎反注前行同夏戶雅反鉤古侯反股音古今經注作鞶無股字以先之先蘇薦反陳直覲反

疏正義曰毛以為王師已行數狄之罪故陳其放恣言玁狁之所侵者非其意所當度乃整齊而處我周之焦穫之地又侵鎬及北方之地至於涇水之北侵及近地實為太甚故以當合征之而將帥以下皆有徽織之象其文有鳥隼之章以帛為行旆央央然鮮明皆有致死之備以行也又有戎車十乘以在軍先欲以啟突敵陳之前行由玁狁之恣而用伐之鄭唯據吉甫為異傳

正義曰釋地云周有焦穫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

是也其澤藪在豳中而藪外猶焦穫所以接于玁狁也孫炎曰周岐周也以焦穫繼岐周言之則於鎬京為西北矣以北狄言之故為北方耳箋正義曰以北狄所侵故知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也整齊而處之者言其居周之地無所畏憚也鎬方雖在焦穫之下不必先焦穫乃侵鎬方據在北方在焦穫之東北若在焦穫之內不得為長遠也水北曰陽故言涇水之北涇去京師為近故言大恣毛不解鎬方之文而出車傳曰朔方近玁狁之國鎬方文連則傳意鎬亦北方地也王肅以為鎬京故王基駮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亦從晉楚歸來也故劉向曰千里之鎬猶以為遠鎬去京師千里長安洛陽代為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洛陽縣此皆與京師同名者也孫毓亦以箋義為長傳正義曰釋天云錯革鳥曰旟孫炎曰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縿也鄭志荅張逸亦云畫急疾之鳥隼是也故箋云鳥隼之

文章王知隼者以司常云鳥隼爲旟釋天云繼旐曰旆
故云白茷繼旐者也茷茷與旆古今字也故定四年左傳
曰緒茷旃旌亦旆也以其繼旐垂之因以爲狀故曰胡
不旆旆此旟而言旐者散則通名箋正義曰言徽織者
以其在軍爲徽號之織史記漢書謂之旗幟幟與織字
雖異音實同也傳云革鳥爲解不明故云鳥隼之文章
將帥以下衣皆著焉謂此織文鳥章白茷央央也以絳
爲縿畫爲鳥隼又絳爲旒書名於末以爲徽織知者司
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注云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
名也屬謂徽織也大傳謂之徽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
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也又曰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
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注云事名號織所以
顯別衆官樹之於位朝者各就焉覲禮曰公侯伯子男
皆就其旂而立此其類也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
號異外内也三者旌旗之細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
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

其制也徽織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令大閱禮象而爲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别也由此言之則徽織者其制亦如所建旌旗而畫之其象但小耳故鄭云旌旗之細以皆著於衣理不宜長以無長短之制故引士喪長半幅以證之士喪注云牢幅一尺絳幅二尺除去降直是銘長三尺也故士喪禮竹杖長三尺置于宇西階上鄭云此蓋其制以死之銘旌即生之徽織鄭引士喪禮以證自王以下旌旂雖有等差其徽織疑同長三尺以同著於衣不宜差降則此徽織亦緣長一尺畫鳥隼旂長二尺書名於末九旂之物皆用絳則此亦絳也言白旆者謂絳帛猶通帛爲旃亦是絳也言各畫其象者以其徽雖短之令小皆本之建旗故司常云大喪供銘旌注云王則太常也又引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是自王以下徽織皆畫其所當建也此獨言鳥章者周禮軍行百官建旟舉百官者所以統其餘也言將帥以下者大司馬曰仲夏教茇舍辨號名

之用帥以門名注云號名者徽織所以相别也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為之被之以備死事帥謂軍將至五長是將帥以下自五長以上不見士卒其有無不明蓋亦各有之矣司常云官府各象其事謂百官以職從王者象其所建旌旂畫之謂之為事州里各象其名者謂州長至比長象其所建之旌旂謂之為名家各象其號者謂鄉大夫采地之臣象其所建之旌旂謂之為號此唯有三寀大司馬仲夏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雖有六與司常事名號三者不殊但司馬細别言之耳帥以門名者帥謂六軍之將皆命卿營所治國門以在門所建之旌旂為徽織之此帥從伍長以上但以鄉統名焉事則司常官府各象其事是也縣鄙各以其名者謂六遂縣正以下至鄰長鄉以州名者謂州長至比長野以邑名者謂六遂以外公邑大夫此三者即司常所云州里各象其名也家以號名者即司常云家

象其號也百官各象其事者即司常云官府各象其事也傳正義曰夏后氏曰鉤車殷曰寅車周曰元戎司馬法文也先疾先良傳因名以解之箋正義曰箋以毛因而增解遂解其名以明義春官巾車職曰金路鉤樊纓注云鉤讀如婁頷之鉤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是也鉤鞶之文定本鉤鞶作鉤般此實在馬駕乃設之巾車以為車飾故得車取名馬鄭兼言鞶者并舉其類以曉人猶上傳云物毛物也周禮革路無鉤此特設鉤故以名車也此車備設鉤鞶其行曲直有正故云先正也或即鄭云曲直有正蓋謂此車行鉤曲般旋曲直有正不必為馬飾也寅進也此車能進取遠道故云先疾也其元戎者傳已訓元為大故鄭不復解之言大車之善者故云先良也無文論其形故云同異制未聞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傳輊摯佶正

也箋云戎車之安從後視之如摯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佶壯健之貌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傳言逐出之而已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傳吉甫尹吉甫也有文有武憲法也箋云吉甫此時大將也音義輊竹二反佶其乙反又其吉反摯音至大音泰

疏正義曰毛以爲王征玁狁既出鎬方玁狁退王身還反而使吉甫逐之故此章更敘車馬之盛言兵戎之車既安正矣從後視之如輊從前視之如軒是適調矣其所駕四牡之馬既正大矣且須復閑習吉甫以此薄伐玁狁敵不敢當遂追奔逐北至于大原之地王師所以得勝者以有文德武功之臣尹吉甫其才略可爲萬國之法受命逐狄王委任焉故北狄遠去也鄭以爲元來吉甫獨行以佶爲壯健爲異餘同傳正義

曰不言與戰經云至于大原是宣王德盛兵强玁狁奔走不敢與戰吉甫直逐出之而已采芑出車皆言執訊獲醜此無其事明其不戰也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耳何休曰時齊桓公力但可驅逐之而已義與此同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傳祉福也箋云吉甫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則歡喜矣又多受賞賜也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傳御進也箋云御侍也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又日月長久今飲之酒使其諸友恩舊者侍之又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之也侯

誰在矣張仲孝友傳侯維也張仲賢臣也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内箋云張仲吉甫之友其性孝友音義飲於鴆反注同炰白交反徐又甫交反鼈畢滅反膾古外反鯉音里疏正義曰毛以為吉甫遂出玁狁遠出中國有功而歸王以燕禮樂之則歡喜既多受賞賜之福也王所以燕賜之者以其來歸自鎬其處迥遠我吉甫之行日月長久矣故今王飲之酒進其宿在家諸同志之友與俱飲以盡其歡又加之以炰鼈膾鯉珍美之饌燕賜厚矣其所進諸友之中維復誰在其中間矣有張仲其性孝友在焉言吉甫之賢有此善友因顯所任得人外則使文武之臣征伐内則與孝友之臣處内亦所以為美也鄭唯吉甫元帥專征又以御為侍言飲酒則有侍者諸友舊恩之人以此為異餘同箋正

義曰鄭以諸友侍之爲尊崇之意其義勝進故易傳也言加珍美之饌者以燕禮其牲狗天子之燕不過有牢牲魚鼈非常膳故云加之箋以侯誰在矣是問吉甫諸友之辭故知張仲吉甫之友也爾雅李廵注云張姓仲字其人孝故稱孝友

六月六章章八句

序采芑宣王南征也音義芑音起徐又求己反疏正義曰謂宣王命方叔南征蠻荆之國上言伐此云征征便辭耳無義例也言伐者以彼有罪伐而討之猶執斧以伐木言征者已伐而正其罪故或并言征伐其義一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傳興也芑菜也田一歲

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箋云興者新美之喻和治其家養育其身也士軍士也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傳方叔卿士也受命而為將也涖臨師衆干扞試用也箋云方叔臨視此戎車三千乘其士卒皆有佐師扞敵之用爾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羨卒盡起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箋云率者率此戎車士卒而行也翼翼壯健貌路車有奭簟第魚服鉤膺鞗

革傳䩉赤貌鉤膺樊纓也箋云茀之言蔽也車之蔽飾象席文也魚服矢服也鞗革轡首垂也音義菑側其反郭云反草曰菑畬音餘涖本又作莅音利又音類沈力二反扞胡旦反乘繩證反下一乘同卒子忽反下皆同羨錢面反餘也又徐薦反䩉許力反茀音弗鞗音條樊步干反馬大帶也疏正義曰言人須芑爲菜我薄采此芑於何處乎當於彼新田於此菑畝之中以新田菑畝謂已和耕其田生長其芑必肥美可食故於此采之也以興人須爲軍士我薄取人於何處乎當於彼蒙教於此被育之家以蒙教被育已和治其家養育其身士必勇武可用故於彼取之也既於新美被養處名得軍士而大將方叔臨視之其車衆之多中有三千乘矣其士皆有佐師扞敵之用是取之得人也大將方叔率之以行乃自乘其四騏之馬此四騏之馬翼翼然甚壯健矣又此所

駕路車有奭然而赤其車以方文竹簟之席為之蔽飾其上所載有魚皮為矢服之器其馬婁頷有鉤在膺有樊纓之飾又以絛皮為鑾首之革而垂之方叔既率士衆乘是車馬往征之傳正義曰陸璣疏云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脃可生食亦可蒸為茹青州人謂之芑西河鴈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是也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釋地文菑者災也畬和柔之意故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菑是也臣工傳及易注皆與此同唯坊記注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坊記引易之文其注理不異當是傳寫誤也田耕二歲新成柔田采必於新田者新美其菜然後采之故以喻宣王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也箋解采之新田耕其田土所以得其新美者正謂和治其家救其飢乏之養育其身不妄征役也二歲曰新田可言美菑始一歲亦言於此菑畝者菑對未耕亦為新也且

菑殺草之名雖二歲之後耕而殺草亦名為菑也鄭謂熾菑南畝為耕田是柔田之耕亦為菑也于此菑畝文在新田之下未必一歲之田也箋正義曰天子六軍千乘今三千乘則十八軍矣所以然者宣王承厲王之亂荆蠻內侵衆少則不足以敵之故羨卒盡起而有此三千也地官小司徒職曰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起軍之法家出一人故鄉為一軍唯田獵與追寇皆盡行耳今以敵强與追寇無異故羨卒盡起羨餘也以一人為正卒其餘為羨卒也若然彼三等之家通而率之家有二人半耳縱令盡起唯二千五百乘所以得有三千者葢出六遂以足之也且言家二人三人者舉其大率言耳人有死生數有改易六鄉之内不必常有千乘況羨卒豈能正滿二千五百也當是於時出軍之數有三千耳或出於公邑不必皆鄉遂也傳正義曰瞻彼洛矣云韎韐有奭彼茅

蒐染為𪏰故知赤貌也言鉤膺樊纓者以此言鉤是金
路故引金路路之事以説之在膺之飾唯有樊纓故云鉤
樊纓也巾車注云鉤婁頷之鉤也金路無錫有鉤亦以
金為之是鉤用金在頷之飾也彼注又曰樊讀如鞶帶
之鞶謂今馬大帶纓今馬鞅金路其樊及纓以五采罽
飾之而九成是帶鞅在膺故言膺以表之也巾車金路
同姓以封也今方叔所乘者或方叔為同姓也又下云
方叔元老則方叔五官之長是上公也上公雖非同姓
或亦得乘金路矣不乘革路者以革路臨戰所
乘此時受命率車未至戰時故不言戎車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傳鄉所也箋云中鄉美
地名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箋云交龍為旂龜
蛇為旐此言軍衆將帥之車皆備方叔率止約軝錯衡

八鸞瑲瑲傳軝長轂之軝也朱而約之錯衡文衡也瑲瑲聲也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傳朱芾黄朱芾也皇猶煌煌也瑲珩聲也葱蒼也三命葱珩言周室之强車服之美也言其强美斯劣矣箋云命服者命為將受王命之服也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裳也音義軝祈支反廣雅云轂篆錯如字沈七故反瑲本亦作鎗七羊反徐七羡反芾本又作茀或作紱皆音弗下篇赤芾同瑲本又作創亦作鎗同皆七羊反珩音衡皇音煌又音晃朱衣裳本或作朱衣纁裳纁衍字 疏正義曰言方叔為將既率戎車將率而行乃乘金車以朱纏約其轂之軝錯置其文於車之上衡車行動其四馬八鸞之聲瑲

瑲然其身則服其受王命之服黃朱之芾於此煌煌然鮮美又有瑲瑲然之聲所佩蒼玉之珩以此車服之美而往征伐也傳正義曰說文云軧長轂也則轂謂之軧考工記說兵車乘車其轂長於田車是為長轂也言朱而約之謂以朱色纏束車轂以為飾輪人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容者治轂為之形容也篆轂約也蓋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知約以朱者以上言鉤膺是陳金路之事也金路以金為飾轂色宜與金同且言路車有奭奭是赤貌故知約必用朱也知錯衡必為文衡者錯者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其飾之物注無云焉不知何所用也黃朱芾者以言斯皇故知黃朱也斯干傳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皆朱芾據天子之服言之也於諸侯之服則謂之赤芾耳玉藻云一命縕韍黝珩再命赤韍黝珩三命赤韍葱珩是據諸侯而言也彼云又累一命至三命而止而云葱珩則三命以上皆葱珩也故云三命葱珩明至九命皆葱珩非謂方叔唯三命也

此上三章皆云其車三千言周室之强路車朱芾言車服之美也必言其强美者斯劣弱矣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六親不和有孝慈明名生於不足詩人所以盛矜於强美者斯為宣王承亂劣弱美而言之也箋正義曰鄭解服其命服之節言此命服者今方叔為受王命之服也言受王命之時王以此服命之故方叔服之而受命也知者春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注云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是朱之淺者故得以朱表之周禮志云韋弁素裳此連言朱裳者以經云朱芾芾從裳色故知裳亦朱也不用戎服素裳者以其命將非在軍不可純如之也亦變為美故雜以祭服之飾焉此本或云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纁裳者誤定本亦無纁字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傳戾至也箋云隼急疾之鳥也飛乃至天喻士卒勁勇能深攻入敵也爰於也

亦集於其所止喻士卒須命乃行也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箋云三稱此者重師也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傳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鞠告也箋云鉦也鼓也各有人焉言鉦人伐鼓互言爾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此言將戰之日陳列其師旅誓告之也陳師告旅亦互言之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傳淵淵鼓聲也入曰振旅復長幼也箋云伐鼓淵淵謂戰時進士衆也至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振

猶止也旅衆也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音義鴥唯必反鉦音征說文云鐃也又云鐲也鞠居六反將戰此如字餘並子匠反闐徒顛反長張丈反下之長同

疏正義曰鴥然而疾者彼飛隼之鳥也其飛乃高至天雖能高飛亦集其所止之處不妄飛以興彼勇武之衆其勇能深入於敵雖則勇勁亦稟於將帥之命不妄動也以此勁勇之征伐故方叔臨視之行其車之衆有三千乘皆有佐師扞敵之用方叔既臨視乃率之以行也未戰之前而陳閱軍士則有鉦人擊鉦以靜之鼓人伐鼓以動之至于臨陳欲戰乃陳師陳旅誓而告之以賞罰使之用命明信之方叔既誓師衆當戰之時身自伐鼓率衆以作其氣淵淵然為衆用力遂敗蠻荆及至戰止將歸又斂陳振旅伐鼓闐闐然由將能如此所以克勝也箋正義曰釋鳥云鷹隼醜其飛也翬舍人曰謂隼鷂之屬翬翬其飛疾羽聲也郭璞云

鼓翅翬翬然疾是急疾之鳥也說文曰隼鷙鳥也陸璣疏云隼鷂屬也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春化為布穀者是也定本士卒勁勇作至勇傳正義曰周禮有錞鐲鐃鐸無鉦也說文云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然則鉦即鐃也鼓人云以金鐃止鼓大司馬云鳴鐃且卻聞鉦而止是鉦以靜之大司馬又曰鼓人三鼓車徒皆作聞鼓而起是鼓以動之也說文又曰鐲鉦也鐃也則鐲鐃相類俱得以鉦名之故鼓人注云鐲鉦也形如小鐘是鐲亦名鉦也鐲似小鐘鐃似鈴是有大小之異耳俱得名鉦但鐲以節鼓非靜之義故知鉦以靜之指謂鐃也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陳獨然依文在陳師鞠旅之上是未戰時事也箋正義曰古者春教振旅秋教治兵以戎是大事又三年一教隐五年左傳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是也征伐之時出軍至對陳用治兵禮戰止至還歸用振旅法名異而禮同也以此出當用之故以脩治兵事為名入則休息故以整衆

為名其治兵振旅之名周禮左傳穀梁爾雅皆同唯公羊以治兵為祠兵其禮治兵則幼賤在前振旅則尊老在前釋文云出為治兵尚威武也入為振旅反尊卑也孫炎曰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故此傳云入曰振旅復長幼是反為尊卑也此引春秋傳者莊八年公羊文也公羊為祠兵此言出曰治兵者諸文皆作治兵明彼為誤故經改其文而引之必引此文者取其禮一也以淵淵闐闐俱是鼓聲淵淵謂戰時衆進闐闐謂戰止將歸而伐鼓之上不言治兵振旅之下不言伐鼓是二句自相互也所以得互相發見正由其禮一也故引此傳以證之長幼出入先後不同而云禮一者謂擊鼓動衆坐作進退如一也

蠢爾蠻荊大邦為讎傳蠢動也蠻荊荊州之蠻也箋云大邦列國之大也方叔元老克壯其猶傳元大也五官

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壯大猶道也箋云猶謀也

謀兵謀也方叔率止執訊獲醜箋云方叔率其士衆執

其可言問所獲敵人之衆以還歸也戎車嘽嘽嘽嘽焞

焞如霆如雷傳嘽嘽衆也焞焞盛也箋云言戎車既衆

盛其威又如雷霆言雖久在外無罷勞也顯允方叔征

伐玁狁蠻荊來威箋云方叔先與吉甫征伐玁狁今特

往伐蠻荊皆使來服於宣王之威美其功之多也音義

蠢尺允反爾雅不遜也訊音信嘽吐丹反徐音他焞吐

雷反又他屯反本又作啍同霆音廷徐音挺又音定罷

音皮【疏】正義曰上章未言所伐之國故於此本之言我所伐者乃蠢蠢爾不遜之蠻荊不尊王命侵伐鄰國動為寇害與大邦為讎怨列國之大尚致讎怨其傍小國侵害多矣故我方叔天子之大老能光大其軍謀之道以討之既得克勝方叔乃率其士眾執其可言問所獲敵人之眾以還歸也方叔士眾所乘戎車嘽嘽然眾焞焞然盛如霆之發如雷之聲可畏言方叔善於用眾雖久不勞也如此明信之方叔其功大矣昔日共吉甫已征玁狁之國今又特往征伐蠻荊皆使之來服於宣王之威言其每有大功也毛為猶道鄭以為猶謀也軍之道亦謀也傳正義曰蠢動釋詁文也釋訓云蠢不遜也郭璞曰蠢動為惡不謙遜也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者曲禮下文也引之者以證其稱老之意然則是時方叔為五官之伯故稱上傳云方叔卿士元老皆兼官也以軍將皆命卿故言卿士為元帥故以上公兼之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序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箋東都王城也音義攘如羊反除也竟音境械户戒反三蒼云械總名也說文云無所盛曰械復會之復扶又反選宣兖反數也沈思戀反下同疏正義曰以詩次有義故序者每乘上篇而詳之言内修政事外攘夷狄者由内事修治故能外平强寇即上二篇南征北伐是也不言蠻言夷者總名也既攘去夷狄即是復境土是為復古也案王制注云以為武王因殷之地中國三千海隅五千至周公成王斥大九州之界乃中國七千海隅萬里彼注者據文而

言耳其實武王與成王之時土境不甚相遠也何則武王崩後王室流言四國背叛不暇外討三監既定即為太平制禮便云大界以此知其境土廣狹不得相懸也王制據其初伐紂言耳武王之末境應稍大言復文武之境土以文武周之先王舉以言之此當復成康之時也何則文王未得天下其境與武王不同而配武言之明為先王而言也成初武末土境略同故舉文武而言大界王制之法據禮為正耳不然豈周公數年攝政能使三倍大於武王宣王攘去夷狄仍小成王三倍且宣王中興明君美其復古比諸成康纔四分之一則展也大成徒虛言耳若宣王復古始廣三千則厲王之末當城壞壓境以文逆意理在不然故知復古復成康之時以文武先王舉而言之耳言修車馬即首章二章上二句是也言備器械攻戰之具三章建旐設旄之類是也復會諸侯於東都四章是也言復者對上篇為復猶卷耳言又也因

田獵即六章七章是也而選車徒即三章上二句是也經先言選徒序先言田獵者選徒然後東行故經先言之序以選徒本為田獵故言因田獵選車徒也言因者以會為主因會而獵也王者能使諸侯朝會是事之美者故以會諸侯為主焉上三章先致其意首章致會同之意二章三章致田獵之意故云駕言搏獸皆致意之辭未實行也四章言既至東都諸侯來會五章言田獵之後頌射餘獲之禽六章七章言田獵之事卒章總歎美之也頌餘獲射在田獲之後而先田言之者以射是諸侯羣臣之事因上章諸侯來會而即說之令臣事自相次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傳攻堅同齊也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强也田獵齊足尚疾也四牡龐龐駕言徂

東傳龐龐充實也東洛邑也音義豪户刀反依字作毫也龐鹿同反徐扶公反

疏正義曰宣王言我會同之戎車既堅緻矣我戎馬既齊力矣四牡之馬龐龐然充實矣當爲我駕我當乘之以往東都與諸侯行會同也傳正義曰宗廟齊毫戎事齊力田獵齊足釋畜文也尚純尚强尚疾是毛以義增解之也齊其毫毛尚純色齊其馬力尚强壯齊其馬足尚迅疾也引之者證經既同爲齊力之義因連引宗廟田獵之全文李巡曰祭於宗廟當加謹敬取其同色也某氏曰戎事謂兵革戰伐之事當齊其力以載干戈之屬舍人曰田獵取往於苑囿之中追飛逐走取其疾而已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傳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裹纏質以

為槸間容握驅而入轚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箋云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音義甫毛如字大也鄭音補謂圃田鄭藪也芟魚廢反褐音曷槸魚列反何魚子反門中闑轚音計劉兆注穀梁云繼也本又作擊音同或古歷反射食亦反抗苦浪反舉也綏本亦作緌而佳反下同頃苦潁反甫田之甫舊音晡十藪鄭有圃田下同毛依字甫大也疏正義曰毛以為宣王言我田獵之車既善好四牡之馬又甚盛大東都之界有廣大之草可以就而田獵焉當為我駕此

車馬我將乘之而往狩獵於彼言既會諸侯又與田也鄭唯以東有甫草為圃田之草為異耳傳正義曰以田法芟草為防是廣大之處故訓甫為大也謂寛大之地有草可芟故言甫草也因而廣言田獵之法次在大草之意田獵者必大芟殺野草以為防限作田獵之場擬殺圍之處或復止舍其中謂未田之前誓士戒衆故教示戰法當在其間止舍也其防之廣狹無文既為防限當設周衛而立門焉乃以織毛褐布纏通帛旃之竿以為門之兩傍其門蓋南開並為二門用四旃四褐也又以裘纏椹質以為門中之闑閒車軌之裏兩邊約車輪者其門之廣狹兩軸頭去旃竿之間各容一握握人四指為四寸是門廣於軸八寸也入此門當馳走而入不得徐也以教戰試其能否故令驅馬若驅之其軸頭擊著門傍旃竿則不得入也所以罰不工也以天子六軍分為左右雖同舍防内令三軍各在一方取左右相應其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伍以此

故有二門也此屬夏苗之田也周禮仲夏教茇舍鄭云茇舍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此苗田即草止明芟草止之法仲夏舉草舍之法田禮皆當然也故仲冬教大閱其中焉或舍其中也以教戰即軍禮同故言軍有草止云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注云萊芟除可陳之處表所以識正行列也四表積二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步數未聞鄭云芟除可陳之處是芟草為教戰之所傳言田者大芟草以為防則芟草為田獵之處明先獵以教戰合圍又在間焉二者同處也鄭以最南一表以北百步為二表又北百步為三表又北五十步為四表謂之後表是四表二百五十步也以下有以旌為左右和之門故言左右之廣當容三軍但步數未聞耳彼又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

敘和出左右注云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為之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彼旌即此旃也彼言敘和出此言驅而入不同者此據質明時初入和門既入同在後表之中將以敎戰也既誓從後表前至第二表一弊其旗車徒皆坐又從第二表至前第三又然又從前第三至最前退卻敎振旅至後表禮畢當從是以出田故敘和出左右與此終始各舉其一故不同也計立旌為門當在敎戰之前周禮以旌為左右和之門文在敎戰下者以敎戰之時直言建旌後表之中不說入門之事故不言立門敎畢以敘和出因其將出而言立門故文在下其實戰之前門已先設也敎戰既畢士卒出和乃分地為屯既陳車驅車卒奔驅禽納之於防然後焚燒此防草在其中而射之天子先發然後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發謂發矢射之也其天子發則先抗舉其大綏諸侯發則舉其小綏必舉此綏為表天子諸侯殺之時因獻其禽於其下也故戰不出所期之頃田不出所

芟之防不逐奔走謂出於項防者不逐之古之道也抗綏謂既射舉之因置虞旗於其中受而致禽焉受禽獵止則弊之故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注云下謂弊之是殺禽已訖田止而弊綏也各舉終始之一故與此不同也此等似有成文未知其事所出昭八年穀梁傳曰芟蘭以為防以葛覆質為槷與此不同鄭志答張逸云戰有頃數不能盡其多少猶今戰場者不出其頃界田者不出其防也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則用火田獵唯在冬耳此言焚而射之自焚所芟之草非放火田獵四時皆焚之也故地官山虞澤虞皆云大田萊山田之野言大田則天子四時之田皆然矣既萊其地明悉焚之此時王仍未至東都非正田之時毛因大草廣言獵法不謂此時即然也箋正義曰以下云搏獸于敖敖地名則甫草亦是地名不宜為大故易之為圃田之草且東都之地自有圃田故引爾雅以證之鄭有圃田釋地文也郭璞曰今滎陽中牟縣西圃

田澤是也職方曰河南曰豫州其澤藪曰圃田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在東都畿内故宣王得往田焉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傳之子有司也夏獵曰苗囂囂聲也維數車徒者為有聲也箋云于曰也

建旐設旄搏獸于敖傳敖地名箋云獸田獵搏獸也敖鄭地今近滎陽

音義囂五刀反或許驕反數所主反搏音博舊音傅近附近之近

疏正義曰毛言宣王欲嚮東都之時其是子羣吏之有司於是為將夏田之苗選數車徒不為讙譁唯數者有聲囂囂然言時官人皆能其事也既選車徒王言當建立旐於車而設旄牛尾於旐之首與旄同建我當乘之往搏取禽獸於敖地也鄭以于為曰則之子斥宣王為異耳傳正義曰大司馬仲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選車徒謂數擇之也此時事與彼

同則有司謂羣吏有事者大司馬之屬矣傳以之子爲有司下文之子亦非王身當謂凡從王者非獨司馬官屬也夏獮曰苗則此時宣王爲夏田也上云駕言行狩者是獮之總名但冬獮大於三時故狩爲冬獮名耳非宣王發意嚮東都歷冬夏也下云有聞無聲則在軍不得讙譁而云囂囂之聲故知唯數者爲有聲箋正義曰傳之訓于爲於爲往無爲曰者箋以爲曰則與傳不同言之子曰曰則是命事之辭之子當斥宣王不得爲有司也下云之子于征亦謂宣王行也但不訓于字則于征當爲往征矣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傳言諸侯來會也赤芾金舄會同有繹傳諸侯赤芾金舄舄達屨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繹陳也箋云金舄黄朱色也音義舄音昔繹音亦見賢遍反下同疏正義

曰言宣王之至東都四方諸侯駕彼四牡之馬而來其四牡之馬則奕奕然閑習既朝見於王而服赤芾金舄之飾與王行會同之禮者有陳于會同之位言各以爵之尊卑陳列於其位次者傳正義曰言諸侯赤芾則天子當朱芾也言金舄達屨者天官屨人注云舄有三等金舄爲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此云金舄者即禮之赤舄也故箋云金舄黃朱色加金爲飾故謂之金舄白舄黑舄猶有在其上者爲尊未達其赤舄則所尊莫是過故云達屨言是屨之最上達者也此舄也而言屨屨通名以舄是祭服尊卑異之耳故屨人兼掌屨舄是屨爲通名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大宗伯文也定本云殷頫曰同誤也注云時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服者王將有征伐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殷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如是則會同其禮各别不得並行之矣且此時王與諸侯會東都非十二年之事

言同者以會同對文則别散則義通會者交會同者同聚理既是一故論語及此連言之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傳決鉤弦也拾遂也佽利也箋云佽謂手指相次比也調謂弓强弱與矢輕重相得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傳柴積也箋云既同已射同復將射之位也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也音義決本又作夬或作抉同古穴反佽音次說文子利反云便利也比毗志反柴子智反又才寄反說文作㧘士賣反中丁仲反下中者同疏正義曰此章言諸侯從王田罷賜射餘獲之事也言時諸侯所有決之與拾既與手指相比次而和利矣弓之與矢既强弱相得而調適矣既田畢王以餘獲之禽賜之則以此射夫而取之此射夫皆已射一番若中得禽

者既同復將射之位欲更射以求禽也若以射之而不中者則又助我中者舉積禽此文承諸侯之下射夫即諸侯也其大夫亦在獲射之中則此可以兼馬諸侯而謂之射夫者夫男子之總名箋正義曰傳以佽為利其義不明故申而成之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手指相比次而後射得和利故毛云佽利謂相次然後射利非訓佽為利也言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者弓體有強弱各其力之所便又弓矢之各有安危調之使相得田無射禮唯既田乃有班餘獲射在於澤宮言同復將射之位在澤宮之位也以言助我舉積是不得射者助他人也故射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矣鄉射禮云禮射不主皮不勝者降即此是也此謂士大夫以上有禮射者庶人則以主皮當禮射故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三曰主皮是也

四黄既駕兩驂不猗傳言御者之良也不失其馳舍矢

如破傳言習於射御法也箋云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破物也音義猗於寄反又於綺反舍音捨椎直追反

疏正義曰王既會諸侯乃與之田言王乘四黃之馬既駕矣兩驂之馬不相依倚御者節御此馬令不失其馳騁之法故令射者舍放其矢則如椎破物能中而駃也言御良射善所以美之箋正義曰駟鐵云六轡在手箋云言馬之良此云御良者雖馬御相須而設文有意彼云在手主說馬良不用御者之力故言在手而已此云驂不相倚乃御者使之然故云御良各覩其文而為說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傳言不讙譁也徒御不驚大庖不盈傳徒輦也御御馬也不驚驚也不盈盈也一曰乾豆

二曰賔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于右䯚為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箋云不驚驚也不盈盈也反其言美之也射右耳本射當為達三十者每禽三十也音義讙音歡又音喧譁音花庖蒲茅反膘頻小反又扶了反三蒼云小腹兩邊肉也說文云脅後髀前肉也本亦作髀蒲禮反或又作䯚射食亦反

下射左髀同腢本亦作髃音愚又五厚反謂肩前也說文同郭音偶謂肩前兩間骨何休注公羊自左膘射之達于右腢中心死疾鮮絜也又五回五公二反射右耳食亦反脾本文作髀方爾反又蒲禮反謂股外䏿餘繞反又胡了反謂水䁲也字書無此字一本作髎音羊紹反又羊招反呂忱于小反本或作膘踐子淺反　疏正義曰言王之田獵非直射良御善又軍旅齊肅唯聞蕭蕭然馬鳴之聲見悠悠然旆旌之狀無敢有讙譁者徒行輓輦者與車上御馬者豈不警戒乎言以相警戒也君之大庖所獲之禽不充滿乎言充滿也傳正義曰諸徒皆為徒行此獨以為輦者釋訓云徒御不驚輦者也爾雅特釋此文故依而為說地官鄉師云大軍旅會同治其輦注云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蕃營司馬法輦有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周輦加二板二築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是會田獵人輓輦以徒行也徒既為輦者故御為御馬者也

以此美宣王之歌故知不驚不盈聲而疊之故箋反其言美之此為美之深者也鄭於此申毛者以鄂不韡韡不從毛說以上未有此此故於是言之明以後此類皆然矣傳又因經大庖不盈廣言殺獸充庖之事一曰乾豆謂第一上殺者乾足以為豆實供宗廟也二曰賔客謂第二殺者別之以待賔客也三曰充君之庖謂第三下殺者取之以充實君之庖廚也君尊宗廟敬賔客故先人而後己取其下也又分別殺之三等故自左膘而射之達過於右肩腢為上殺以其貫心死疾肉最絜美故以為乾豆也射右耳本箋云射當為達亦自左射之達右耳本而死者為次殺以其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故以為賔客也不言自左者蒙上文可知射左股髀而達過於右脅䯊為下殺以其中脅死最遲肉又益惡充君之庖也凡射獸皆逐後從左厢而射之達於右䯊獨言射左髀則上殺達於右腢當自左脅也次殺右耳本當自左肩腢也不言自左舉下殺之射左髀可推而知

也王制及公羊穀梁皆云充君之庖無廚字鄭云庖今之廚則傳本亦無廚字廚衍字也定本亦無廚字箋知射當為達者以射必自左不得從右而射且與上下不類故知當為達也面傷不獻者謂當面射之翦毛不獻謂在傍而逆射之二者皆為逆射不獻者嫌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者惡其害幼少此不能使獵者無之自君所不取以示教法耳禽雖多擇取三十焉鄭云三十者每禽三十以君之獵不宜諸種止取三十故以為每禽焉則宗廟賓客君庖各十也其餘每禽三十之外以與卿大夫士習射澤宮所謂班餘獲射也不言諸侯諸侯不常在卿大夫尚得與射諸侯在射可知也以大獸公之非復己物君賜使射故非中不取言嚮者田獵所取用勇力今射者禮樂所取用辭讓也此當有成文書傳穀梁傳與此略同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傳有善聞而無諠譁之聲箋云晉

人伐鄭陳成子救之舍於柳舒之上去穀七里穀人不知可謂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箋云允信展誠也大成謂致太平也

音義 聞音問注同本亦作問讙呼端反又作諠譁音花去起呂反

疏 正義曰毛以為是從王往行羣臣有善聞而率其所部無諠譁之聲王能使所從若是信矣君子宣王誠實也其功大成言太平也鄭以之子斥宣王為異耳箋正義曰事在哀二十七年左傳曰晉荀瑤伐鄭次於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陳成子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是其事也留柳不同蓋所據書異穀本齊邑而引之者證無聲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序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

上焉疏正義曰作吉日詩者美宣王田獵也以宣王

能慎於微事又以恩意接及羣下王之田獵

能如是則羣下無不自盡誠心以奉事其君上焉由

王如此故美之也慎微即首章上二句是也接下卒

章下二句是也四章皆論田獵言田足以總之時述

此慎微接下二事者以天子之務一日萬幾尚留意

於馬祖之神為之祈禱能謹慎於微細也人君遊田

或意在適樂今王求禽獸唯以給賓是恩隆於羣下

也二者人君之美事故特言之也下無不自盡

以奉其上述宣王接下之義於經無所當也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傳維戊順類乘牡也伯馬祖也重

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禱禱獲也箋云戊

剛日也故乘牡為順類也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箋云醜衆也田而升大阜從禽獸之羣衆也音義禱丁老反馬祭也說文作禂為之之為于僞反疏正義曰言王於先以吉善之日維戊也於馬祖之伯既祭之求禱矣以田獵當用馬力故為之禱祖求其馬之强健也田獵之車既善好四牡之馬甚盛大王乃乘之升彼大陵阜之上從逐其羣衆之禽獸言車牢馬健故得歷險從禽是由禱之故也傳正義曰馬國之大用王者重之故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注云馬祖天駟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為災害馬者既四時各有所為祭之馬祖祭之在春其常也而將用馬力則又用彼禮以禱之祭必用戊者日有剛柔猶馬有牝牡將乘牡馬故禱用剛日故云維戊順其剛之類而乘牡馬知伯馬祖

者釋天云既伯既禱馬祭也為馬而祭故知馬祖謂之伯伯者長也馬祖始是長也鄭云馬祖天駟釋天云天駟房也孫炎曰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鄭亦引孝經說曰房為龍馬是也言重物慎微者重其馬之為物慎其祭之微者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是謹慎其微細也言禱獲者為田而禱馬祖求馬强健則能馳逐獸而獲之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傳外事以剛日差擇也獸之所同麀鹿麌麌傳鹿牝曰麀麌麌衆多也箋云同猶聚也麕牡曰麌麌復麌言多也漆沮之從天子之所傳漆沮之水麀鹿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音義麀音憂麌

愚甫反說文作噳云麌鹿羣口相聚也牝頻忍反徐扶盡反又扶允反麢本又作麋俱倫反復扶又反沮七徐反

䟽正義曰毛以為王以吉善之日庚午日也既簡擇我田獵之馬擇取强者王乘以田也至於田所而又有禽獸其獸之所同聚者則麀之與鹿麌麌然衆多遂以驅逆之車驅之於漆沮之傍從彼以至天子之所以獵有期處故驅禽從之也上言乘車升大阜下言獸在中原此云驅之漆沮皆見獸之所在驅逐之事以相發明也鄭唯以麌為獸名為異耳傳正義曰外事以剛日曲禮文也言此者上章順剛之類故言維戊擇馬不取順類亦用庚為剛日故解之由擇馬是外事故也莊二十九年左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則秋分以至春分馬在廐矣擇馬不必在廐得為外事者馬雖在廐擇則調試善惡必在國外故也禮記注外事內事皆謂祭事此擇馬非祭而得引此文者彼雖主祭事其非祭事亦以外內而用剛柔故斷章引之也庚則用外必

用午日者盖於辰午為馬故也差擇釋詁文釋獸云鹿牡麚牝麀是鹿牝曰麀也麌麌衆多與韓奕同則傳本作麌字箋正義曰釋獸云麠牡麌牝麋是麠牡曰麌也郭璞引詩曰麀鹿麌麌鄭康成解即謂此也但重言耳音義曰麠或作麐或作麋是為麋牡曰麌也由麋之相類又承鹿牡之下本或作麋牝者誤也釋獸又云麋牡麐牝麎下箋云祁當作麎麎麋牝是也必易傳者以言獸之所同明獸類非一故知其所言者皆獸名下其祁孔有傳訓祁為大直云其大甚有不言獸名不知大者何物且釋獸有麌之名故易傳而從爾雅也注爾雅者某氏亦引詩云瞻彼中原其麎孔有與鄭同下箋云祁當作麎此麌不破字則鄭本亦作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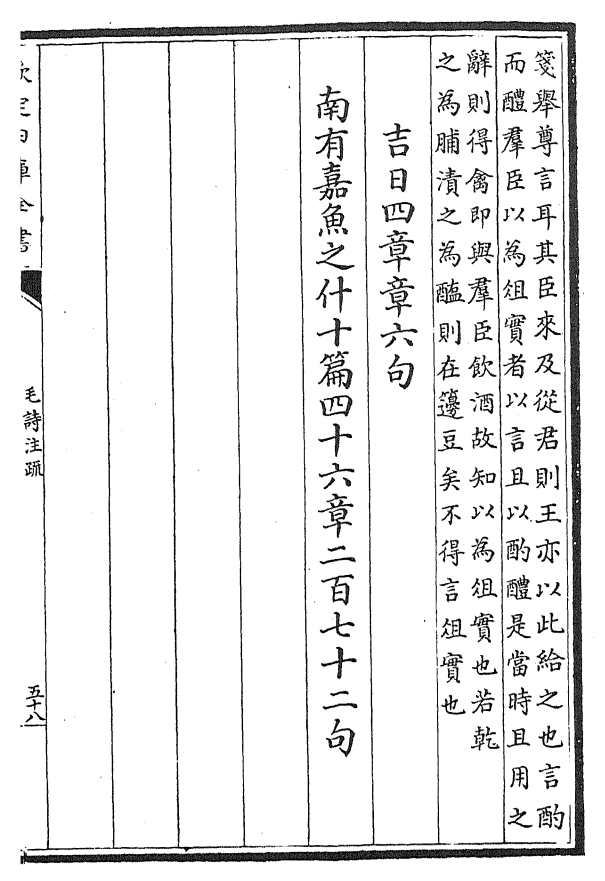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傳祁大也箋云祁當作麎麎麋牝也中原之野甚有之儦儦俟俟或羣或友傳趨則儦儦

行則俟俟獸三曰羣二曰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傳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箋云率循也悉驅禽順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也音義祁毛巨私反又止之反鄭改作麎音辰郭音脤何止尸反沈市尸反麇亡悲反儦本作麃又作爊表嬌反趨也廣雅云行也俟音士行也徐音矣射食亦反疏正義曰毛以為視彼中原之野其諸禽獸大而甚有謂形大而多也故儦儦然有趨者俟俟然有行者其趨行或三三為羣或二二為友是其甚有也既而驅逆之車驅而至於彼防虞人乃悉驅之循其左右之宜以安待天子之射也鄭以為視彼中原之野其麇牝之獸甚有之言中原甚有麎餘同傳正義曰上言多有諸獸此宜說其行容獸行多疾當先言其趨故以趨則儦儦行則俟俟周語曰獸三為羣故二曰友友視於羣其數宜少

易損卦六三云二人行則得其友獸亦當然故二曰友三曰羣謂自三以上皆稱羣不必要三也驅禽之左右者此言安待天子謂已入防中乃虞人驅之故騶虞傳曰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駟驖箋云奉是辰牡謂虞人與此待同也言驅禽之左右者以禽必在左射之或令左驅令右皆使天子得其左廂之便以其未明故箋又申之云循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傳殪壹發而死言能中微而制大也箋云豕牝曰豝以御賓客且以酌醴傳饗醴天子之飲酒也箋云御賓客者給賓客之御也賓客謂諸侯也酌醴酌而醴羣臣以爲俎實也音

義挾子洽反又子協反又户頰反豝音巴殪於計反兕徐履反本又作光中張仲反疏正義曰虞人既驅禽待天子故言既已張我天子所射之弓既挾我天子所射發之矢發而中彼小豝亦又殪此大兕也既殺得羣獸以給御諸侯之賓客且以酌醴與羣臣飲時為俎實也傳正義曰釋詁云殪死也發矢射之即殪是壹發而死也又解小豝大兕俱是發矢殺之但小者射中必死若於不能射中大者射則易中唯不能即死小豝云發言發則中之大兕言殪言射著即死異其文者言中微而制大也醴不可專飲天子之於羣臣不徒設醴而已此言酌醴者左傳天子饗諸侯每云饗醴命之宥是饗有醴者天子飲酒之故舉醴言之也箋正義曰御者給與充用之辭故言御賓客者給賓客之御也知賓客謂諸侯者天子之所賓客者唯諸侯耳故周禮六服之內其君為大賓其臣為大客是也彼對文則君為大賓故臣為大客若散則賓亦客也故此賓客并言之此



箋舉尊言耳其臣來及從君則王亦以此給之也言酌而醴羣臣以為俎實者以言且以酌醴是當時且用之辭則得禽即與羣臣飲酒故知以為俎實也若乾之為脯漬之為醢則在籩豆矣不得言俎實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南有嘉魚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二百七十二句

毛詩注疏卷十七

毛詩注疏卷十七考證

六月章我是用急○鹽鐵論作我是用戒

采芑章朱芾斯皇○芾白虎通作紼與車攻作赤紼同

嘽嘽焞焞○焞焞漢書作推推

車攻章東有甫草○甫草文選注作圃草後漢馬融傳注作圃草

吉日章儦儦俟俟○儦儦說文作伾伾漢書作駓駓

毛詩注疏卷十七考證

謹案第五頁後六行疏而車牽箋云刋本牽訛牽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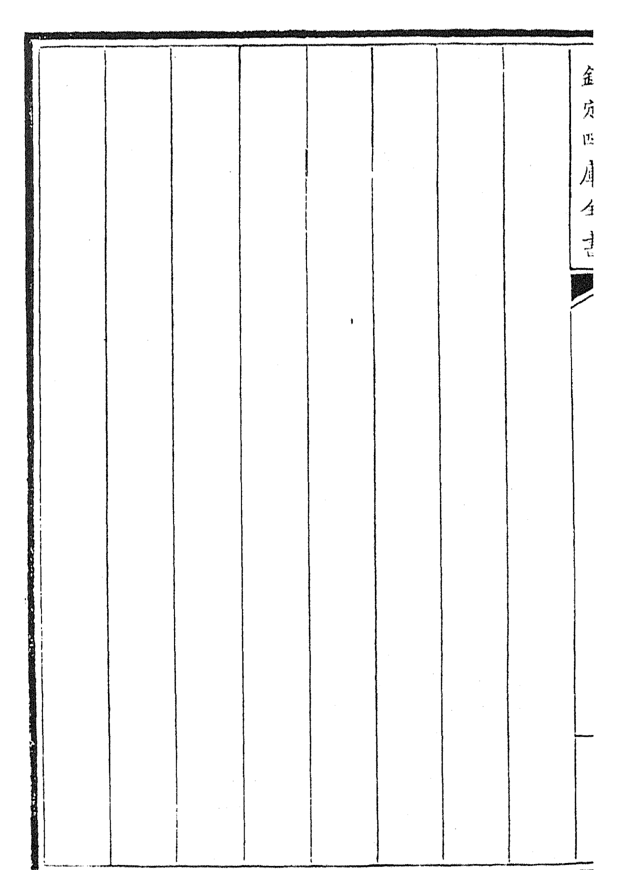
第九頁後六行疏州十有二師諸本十有訛有十據尚書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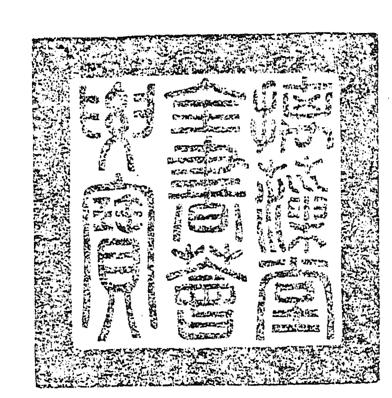
第二十六頁後二行音義抉苦悅反諸本苦訛若據經典釋文改

第二十八頁後二行音義熾尺志反諸本尺訛反據經典釋文改

第三十二頁後六行疏故劉向曰諸本訛故知嚮
日今改
第三十三頁前二行疏綪茷旆旌亦旆也綪訛備
據左傳改
第四十六頁後五行疏閭車軌之裏諸本閭訛闌
軌訛軏據注改
第四十七頁前四行疏萊芟除可陳之處諸本萊
訛乘據周禮注改

第四十八頁前六行疏此時王仍未至東都諸本東訛本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錄監生臣秦長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毛詩注疏卷十八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毛詩注疏卷十八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小雅 鴻鴈之什

序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箋宣王承厲王衰亂之敝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衆民為始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宣王之為是務

音義勞力報反來力代反矜本又作鰥同古頑反徐又棘冰反篇內矜寡同老無妻曰矜老無夫曰寡

疏正義曰作鴻鴈詩者美宣王也由厲王衰亂萬民分離逃散皆不安止其居處今宣王始立能遣侯伯卿士之使皆就而勞來今還歸本宅定止安慰而集聚之使復其居業為築宮室又至於矜寡孤獨皆蒙賙贍無不得其所者由是故美之也勞來者來勤也義與勞同皆謂設辭以閔之言萬民離散不安其居卒章上二句是也而能勞來首章次一句是也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者首章下二句是也其餘皆說安集之事序總言厲經序參差者敘述其次第當然經主說安集為始先陳王殷勤為民然後本其未集各為節文之勢故不同也箋正義曰由宣王承厲王衰亂之弊故民有離散以承此亂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衆民為始也衣物破壞謂之弊厲王壞亂天下使萬民離散猶衣之弊然雲漢云承厲王

之烈者彼美宣王遇災而懼災非厲王所致故不言弊此離散由厲王故言弊也烝民序曰周室中興是興復先王之道知以安集衆民為始者以宣王據亂而起明宣王先據散民不得民未安居先行餘政故知以安集為始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今泰誓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為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彼武王將欲伐紂民喜其將有安居是民之所欲安居為重也宣王之為是務言宣王之所為安集萬民是以民之父母為務意同武王所以為美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傳興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箋云鴻鴈知辟陰陽寒暑興者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之子于征劬勞于野傳之子侯伯卿士也劬勞病苦

也箋云侯伯卿士謂諸侯之伯與天子卿士也是時民既離散邦國有壞滅者侯伯久不述職王使廢於存省諸侯於是始復之故美焉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傳矜憐也老無妻曰鰥偏喪曰寡箋云爰曰也王之意不徒使此為諸侯之事與安集萬民而已王曰當及此可憐之人謂貧窮者欲令賙餼之鰥寡則哀之其孤獨者收斂之使有所依附音義肅所六反本或作翽同劬其俱反注及下文同韓詩云數也使所吏反矜棘冰反喪息浪反令力呈反賙音周救也餼許氣反疏正義曰言鴻鴈避所忌就所欲往飛之時肅肅

其羽為聲也以興萬民去所惡就有道而歸往之時其心喜樂也此萬民所以有可就者以時王遣使是子侯伯卿士於是巡行其邦國勞來天下之民病苦於外野故萬民得歸之此侯伯卿士既安集萬民又稱王命已曰不但安民而已亦當及此可憐之人貧窮者令賙餼焉又哀此無妻之鰥夫偏喪之寡婦當收斂之使有所依附也王命已已當行焉傳正義曰鴻鴈俱是水鳥故連言之其形鴻大而鴈小嫌其同鳥雄雌之異故傳辨之云大曰鴻小曰鴈也知避陰陽寒暑者春則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故竝言之此以所避興民避惡既有所避自然歸善故箋云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離散不得所是無道明君安集之是有道也言去無道之離散就有道之安集所興一事耳不謂以厲王無道去之宣王有道就之何則民離散者豈能逃出中國遠避厲王也箋正義曰傳既以之子為侯伯卿士故箋又解傳言侯伯卿士謂諸侯之伯與天子之卿士也毛知之

子為侯伯卿士者以此勞來之詩也王使勞來於天下唯侯伯與卿士耳故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侯伯自於州內有罪者則征討之災患則分救之此安集萬民亦救患之義且州之內侯伯所主明王當遣焉故知有侯伯也又周禮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注云歲者巡守之明歲以為始自五歲之後遂間歲徧省此天子於諸侯所命卿士也春秋之時天子每使卿聘魯故知有卿士也諸侯之伯伯者長也諸侯之長謂之侯伯即州牧是也故左傳杜注云侯伯州長也列職於王即曰牧於諸侯則謂之侯伯一官而有三名也傳以之子是王所使之人舉侯伯卿士而言耳其實王官之伯亦有時述職天子之大夫亦使於諸侯故下泉傳曰諸侯有事則二伯述職春秋之世每有大夫聘魯是皆得為王使也是時民既離散邦國壞滅知者以百堵皆作非直民居邦國墟邑亦築作之故言邦國壞滅也所以離散壞滅者

侯伯久不述職王使廢於存省諸侯故合然也今宣王於是始遣侯伯述職卿士存省復先王之法故美之言述職者述修其所掌之職事上下通名故譜曰武王巡狩述職昭五年左傳曰小有述職謂諸侯於天子也又烝民曰仲山甫出祖傳曰言述職也仲山甫卿士也亦言述職是其通矣卿士言王使者以在王朝故以王使言之其實侯伯亦王所遣總名皆王使但存省不使侯伯耳謂貧窮者以下則言鰥寡明此可憐之人是貧窮也以貧窮無財則宜賙餼之賙謂與之財餼謂賜之食也知可憐之人非孤獨者以孤獨與鰥寡為類同在哀此之中故言鰥寡則哀之其孤獨者收斂之使有所依附也男鰥女寡皆身孤獨故言其孤獨以此無父之孤無子之獨亦宜哀焉王制云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是四者同也言有常餼則鰥寡亦賙餼之言收斂之者對貧窮自有親眷不須收斂鰥寡則既收斂之又賙餼之但哀其無所告故箋別言之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傳中澤澤中也箋云鴻鴈之性安居澤中今飛又集于澤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之子于垣百堵皆作傳一丈為板五板為堵箋云侯伯卿士又於壊滅之國徵民起屋舍築牆壁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春秋傳曰五板為堵五堵為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傳究窮也箋云此勸萬民之辭女今雖病勞終有安居音義垣音袁堵丁古反究居又反疏正義曰言鴻鴈性好居澤今往飛而集於澤中得其志也以興萬民亦情樂處家今還歸而止

於家中亦得其欲也萬民得以安處者其是子侯伯卿士又於壊滅之國徵民起築垣牆令百堵俱起由是得還定也又言侯伯卿士勸已萬民曰築作興造雖則今劬勞其於久得安居欲使不憚勞也民喜王使之勸已故陳辭而美之傳正義曰板堵之數經無其事毛氏以義言耳五板為堵自是公羊傳文公羊在毛氏之後非其所據五板為堵謂累五板也板廣二尺故周禮説堵之牆長丈高一丈是板廣二尺也箋正義曰傳以一丈為板鄭欲易之故引傳文而證板之長短春秋傳曰五板為堵五堵為雉定十二年公羊傳文也公羊雖非正典其言傳諸先達故鄭據之以破毛也言五堵為雉謂接五堵成一雉既引其文約出其義故云雉長三丈則板六尺也雉長三丈經亦無文故周禮説雉高一丈長二丈韓詩説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何休注公羊取韓詩傳云堵四十尺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為堵接五堵而為雉也二説不同故鄭駁異

義辨之云左氏傳說鄭莊公弟段居京城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于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為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是鄭計雉所據之文也王愆期注公羊云諸儒皆以為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當為三如是大通諸儒唯與鄭板六尺不合耳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傳未得所安集則嗸嗸然箋云此之子所未至者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箋云此哲人謂知王之意及之子之事者我之子自我也維彼愚人謂我

宣驕傳宣示也箋云謂我役作衆民為驕奢音義嗸本又作嗷五刀反聲也

鴻鴈三章章六句

序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箋諸侯將朝宣王以夜未央之時問夜早晚美者美其能自勤以政事因以箴者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為期則告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音義燎力照反徐又力燒反鄭云在地曰燎執之曰燭又云樹之門外曰大燭於內曰庭燎皆是照衆為明箴之金反諫誨之辭朝直遙反下皆同疏正義曰因

以箴之者言王雖可美猶有所失此失須治若病之須箴三章皆美其勤於政事譏其不正其官是美而因箴之事也宣王既在變詩此言美而箴之以下規誨為衰失之漸而首則六月采芑末則斯干無羊竝不言美者敘以示法見宣王中興置斯干無羊於末見終善以隱之詩承刺後不可復言其美故去美以示意既末不言美故首亦去美令始終相準且見宣王賢君其詩可以次正故終始不言美其間則各從其實也以此王勤政事而不正其官美大過小得中有失故美而因箴之汾沮洳則惡大善小失中有得故刺而因美焉所以相反也箋正義曰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為期則雞人告有司以其朝之時節有司當以告王不須問今王問之由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非度之宜所以箴之也凡國事為期則告之以時周禮雞人職文也注云象雞知時告其有司主事者也鄭知一言之內兼有箴美者以其篇更無箴刺

之文夜如何其是問夜之辭天子備官任使而親時節非王者之法故知此即箴也卒章是朝之正時知不得時而美失時而箴者三章同云夜如何其是王之失得一也不得以時而為美矣且依時而朝未足為美明美者美其勤於親問問之則非禮故知此即為箴也

夜如何其箋云此宣王以諸侯將朝夜起曰夜如何其問早晚之辭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傳央旦也庭燎大燭君子謂諸侯也將將鸞鑣聲箋云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而於庭設大燭使諸侯早來朝聞鸞聲將將然音義其音基辭也央於良反說文云久也已也王逸注楚辭云央盡也將

七羊反或本作鏘注同且七也反又子徐反又音且經本作旦鑣表驕反又必苗反渠其據反　疏　正義曰宣王以諸侯將朝遂夜起問左右曰夜如何其其語辭言夜今早晚如何乎王問之時夜猶未渠央矣而已見庭燎之光言於時即是庭設大燭以待諸侯其君子諸侯以庭燎已設皆來至止人聞其鸞聲將將然王勤政事誠可美矣而不正其官失人君之道故箴之傳正義曰未央者前限未到之辭故箋云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故漢有未央宮古詩有樂未央傳言央旦者旦是夜屈之限言夜未央者謂夜未至旦非謂訓央為旦故王肅云央旦未旦夜半是也二章夜未艾艾久也毛意艾取名於耆艾艾者是年之久從幼至艾為年久似從昏至旦為夜久昏似幼旦似艾言夜未於久亦是未至於旦未艾與未央其意同也但下章言晨則三章設文有漸未央先於未艾也此夜未旦者作者言王問夜之時節耳非對王之辭也若對王未央王應更寢何當設燭

以迎賓以此知非對辭也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為明是燭之大者故云庭燎大燭也秋官司烜云邦之大事供墳燭庭燎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内曰庭燎不同者以彼燭燎别文則設非一處庭燎以庭名之明在門内故以大燭為門外以文對故異之耳其散則通也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傳艾久也晣晣明也噦噦徐行有節也箋云芟末曰艾以言夜先雞鳴時 音義艾毛五蓋反鄭音刈晣本又作晢之世反噦呼會反徐又呼惠反芟所銜

反先悉薦反　䟽箋正義曰箋以傳云艾取老之義其理不安故易之何者以一夜如譬一世從昏至旦猶從生至死耳不得以老為旦也若以夜未久則是初昏之辭時已雞鳴左右不得謂之未久也故易之以芟艾為喻一物之全是猶一夜也以刀初芟猶初昏也芟竟猶旦也是艾者以昏初為本以過為末所以成艾之名言未成艾猶初未至於旦故言先雞鳴時也朝禮羣臣別色始入在雞鳴之後此未至朝節故知先雞鳴時也未艾先於雞鳴則未央又在其前故王肅以為夜半雖鄭亦當然矣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傳煇光也箋云晨明也上二章聞鸞聲爾今夜鄉明我見其旂是朝之時也朝禮別色始入音義鄉許亮反字又作嚮煇音暉別彼列

反旂音祈巨畿反

庭燎三章章五句

序沔水規宣王也箋規者正圓之器也規王仁恩也以恩親正君曰規春秋傳曰近臣盡規音義沔緜善反徐莫

顯反疏正義曰作沔水詩者規宣王也圓者周匝之物以比人行周備物有不圓匝者規之使成圓人

行有不周者規之使周備是匡諫之名刺者責其為惡言宣王政教多善小有不備今欲規之使備故言

規之不言刺也經云諸侯不朝天子妄相侵伐又讒言將起王不禁之欲王治諸侯察譖佞皆規王使為

善也箋正義曰正物之器不獨規也規以正圓矩以正方繩正曲直權正輕重皆可以此諫君獨言規者

以主仁恩以恩親正君曰規規之使圓則外無廉隅猶人之為恩貌不嚴肅故五行規主東方是主仁恩也宋援神契云春執規夏持衡秋執矩冬持權所引春秋傳者外傳周語文也言君之近臣當盡誠以規君亦取恩親之意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傳興也沔水流滿也水猶有所朝宗箋云興者水流而入海小就大也喻諸侯朝天子亦猶是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鴥彼飛隼載飛載止箋云載之言則也言隼欲飛則飛欲止則止喻諸侯之自驕恣欲朝不朝自由無所懼心也嗟我兄弟邦

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傳邦人諸友謂諸侯也兄弟同姓臣也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箋云我我王也莫無也我同姓異姓之諸侯女自恣聽不朝無肯念此於禮法為亂者女誰無父母乎言皆生於父母也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音義朝直遥反注皆同見賢遍反疏下文同歟惟必反隼息尹反

正義曰沔然而滿者彼流水也此水之流當朝宗而入於海小就大也以喻强盛者是彼諸侯也此諸侯亦當朝宗天子臣事君也何為今更不然歟然而疾者彼飛隼其意欲飛則飛欲止則止自由無所畏也以喻彼諸侯欲朝則朝欲否則否自恣無所懼也故責之嗟乎我王兄弟同姓之國及為邦君之人異姓諸侯此同姓異

姓汝皆我王之諸友何為自恣不朝無肯念此於禮法為亂者若然則誰無父母乎何者人皆生於父母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故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何為不以事父母之道事京師也諸侯自恣如是王不能禁所以規王也傳正義曰云猶者以水無情猶義有朝宗况人而可無朝宗乎朝宗者本諸侯於天子之禮故箋引大宗伯云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臣之朝君猶水之趨海故以水流入海為朝宗也禹貢亦云江漢朝宗於海彼注云以著人臣之禮見江漢吳楚有道後服無道先强故以著義以水入海多矣獨於江漢言朝宗故云著義也大宗伯注云朝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皆以人事名之水無此情故云著義也尚書云我友邦家君是天子謂諸侯為友也邦人有國之辭故知諸友謂諸侯也此經嗟我下通兄弟邦人竝責之諸友之文足以容同姓但以同姓為親故先責兄弟兄弟是同姓則邦人諸友為異姓故箋云我同姓異姓諸侯總責

之也言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以責不朝於京師故以京師為父母也箋申解名京師為父母之意言皆生於父母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本其恩親以責之故名京師為父母箋云自恣不朝集注及定本恣下有聽字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傳言放縱無所入也箋云湯湯波流盛貌喻諸侯奢僭既不朝天子復不事侯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傳言無所定止也箋云則飛則揚喻諸侯出兵妄相侵伐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傳不蹟不循道也弭止也箋云彼彼諸侯也諸侯不循法度妄興師出兵我念之憂不能忘也音義湯失羊反復扶

又反蹟井亦反弭彌氏反疏正義曰沔然而滿者彼流水也此水之流湯湯然波流漫溢無所入既不注於海復不入大川以興強盛者彼諸侯也此諸侯奢僭放恣無所事既不朝天子又不事侯伯歘然而疾飛者彼飛隼則已飛而不息則又加之遊揚妄相擊害以興彼自恣之諸侯則已不朝天子則又加以出兵妄相侵伐故我念彼不循道之諸侯為此則起則行妄出兵之事者心為之憂矣不可止而忘之傳正義曰言水放散縱長無所入猶諸侯奢泰放恣無所臣事也無所者是廣辭非徒不入於海又不注大川以喻諸侯亦然故箋申之云既不朝天子復不事侯伯以傳無所入之言知有侯伯之義故下箋亦云王與侯伯不當察之緣此有侯伯故也定本云放衍無所入集注云放恣

歘彼飛隼率彼中陵箋云率循也隼之性待鳥雀而食

飛循陵阜者是其常也喻諸侯之守職順法度者亦是其常也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傳懲止也箋云訛偽也言時不令小人好詐偽為交易之言使見怨咎安然無禁止我友敬矣讒言其興傳疾王不能察讒也箋云我我天子也友謂諸侯也言諸侯有敬其職順法度者讒人猶興其言以毀惡之王與侯伯不當察之音義好呼報反惡烏路反疏正義曰歟然彼自往之飛隼當循彼中陵是其常以興自恣之諸侯亦當守職慎法是其常言諸侯之不可起行妄伐猶飛隼之不可飛揚妄作也諸侯之不守法非直由其自恣然亦由當時不令之小人為詐

偽之言使人見怨咎者安然莫之肯禁止之者故致讒言我諸侯之友有恭敬其職事者矣讒人之言其又興起以毀惡之而王與侯伯何以不當察之乎以此令諸侯益不守法也此篇主責諸侯之自恣因疾王之不察讒者先責下而後刺上欲規王令禁察之箋正義曰詐偽交易之言者謂以善言為惡以惡言為善交而換易其辭鬬亂二家使相怨咎也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序鶴鳴誨宣王也箋誨敎也敎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音義草木疏云鶴鳴聞八九里疏正義曰上言規此言誨者規謂正其已失誨謂敎所未知彼諸侯專恣是已然之事故謂之規此求賢者未是已失直以意敎故謂之誨敘者觀經而異文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傳興也臯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箋云臯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鶴在中鳴焉而野聞其鳴聲興者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魚潛在淵或在于渚傳良魚在淵小魚在渚箋云此言魚之性寒則逃於淵温則見於渚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在時君也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傳何樂於彼園之觀乎蘀落也尚有樹檀而下其蘀箋云之往爰曰也言所以之彼園而觀者人曰有樹檀檀

下有穀此猶朝廷之尚賢者而下小人是以往也他山之石可以為錯傳錯石也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箋云他山喻異國音義皐音羔韓詩云九皐九折之澤闓音問下同數色主反見賢遍反治直吏反樂音洛沈又五孝反注及下同爰音袁檀音壇穀音託觀古亂反下同朝直遥反錯七落反説文作厝云礪石也字林同乎故反琢涉角反疏正義曰毛以為言鶴鳴於九皐之中其聲聞於外方之野鶴處九皐人皆聞之以興賢者隱於幽遠之處其名聞於朝廷之間賢者雖隱人咸知之王何以不求而置之於朝廷乎所以必求此隱者以魚有能潛在淵者或在於渚者小魚不能入淵而在渚良魚則能逃處於深淵以興人有能深於隱者或出於世者小人不能自隱而處世君子則能逃遯而隱居逃遯之人多是賢者

故令王求之王若置賢人於朝則人言云我何以樂彼有之園而欲往觀之乎曰以上有善樹之檀而其下維有惡木之蘀我所以觀焉以興何以樂彼之朝而欲往觀之乎以上有德善之人而其下維有不賢之人我所以往也王得賢則為人樂觀其朝如此何以不求之非但在朝為人所親又他山遠國之石取而得之可以為錯物之用興異國沉滯之賢任而官之可以為理國之政國家得賢匡輔以成治猶寶玉得石錯琢以成器故須求之也王者雖以天下為家畿外亦得為異國也鄭唯次二句為異餘同箋正義曰鄭以一鳥不鳴九澤而云九皐者然則明深九坎也澤者水之所鍾故知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於時澤有然者故作者舉之以喻深遠也鶴者善鳴之鳥故在澤焉而野聞其鳴聲陸璣疏云鶴形狀大如鵝長脚青翼高三尺喙長四寸餘多純白或有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淮南子亦云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雌者

聲差下今吳人園囿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傳正義曰毛以潛淵喻隱者不云大魚而云良魚者以其喻善人故變文稱良也箋正義曰此文止有一魚復云或在是魚在二處以魚之出没喻賢者之進退於理為密且叙王求賢止須言賢之來否不當横陳小人故易傳也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箋云天高遠也魚在于渚或潛在淵箋云時寒則魚去渚逃於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傳穀惡木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傳攻錯也

音義穀工木反說文云楮也從木㱿聲非從禾也以上章上檀下蘀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穀惡木也

疏傳正義曰以上檀蘀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穀惡木也陸璣疏云幽州人謂之穀桑荆揚人謂之穀中

州人謂之楮㲉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以為紙謂之穀皮紙絜白光輝其裏甚好其葉初生可以為茹

鶴鳴二章章九句

序祈父刺宣王也箋刺其用祈父不得其人也官非其人則職廢祈父之職掌六軍之事有九伐之法祈圻畿同

音義祈勤衣反父音甫下同

疏正義曰經二章皆勇力之士責祈父之辭經此以刺王也箋正義曰下傳以圻父為司馬故言其所掌之事大司馬序云王六軍是掌六軍之事也其職曰掌九伐之法正邦國注云諸侯之於國如樹木之有根本是以言伐云憑弱犯寡則眚之猶人眚瘦四

面削其地賊賢害民則伐之有鐘鼓曰伐暴内陵外則壇之壇讀如墠置之空墠出其君更立其次賢者野荒民散則削之田不治民不附削其地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執而治其罪正殺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殘滅其為惡犯令陵政則杜之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外内亂鳥獸行則滅之誅滅去之是有九伐之法也由其軍行征伐事有苦樂為爪牙所怨故言其所掌也此職掌封畿兵甲當作畿字今作圻故解之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故此作祈尚書作圻

祈父傳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箋云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也司馬掌禄士故司士屬焉又有司右主勇力之士子王

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傳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為敗箋云予我轉移也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牙爪牙之士當為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與羌戎戰於千畝而敗之時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音義鬲此古疇字本或作壽按孔注尚書直留反馬鄭音受當為之為于偽反下毋為同疏正義曰時爪牙之士呼司馬之官曰祈父我乃王之爪牙之士所職有常不應遷易汝何為移我於所憂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由宣王不明使人不稱故陳之以刺王箋正義曰以傳未明更申其說

此司馬職其掌封畿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也言古亦謂司馬為圻父非獨詩也若疇圻父酒誥文也彼注云順壽萬民之圻父圻父謂司馬主封畿之事與此同意也定本作若疇與鄭義不合誤也又解祈父為爪牙所責之意司馬掌祿士故司士之官屬馬是爵祿黜陟由司馬也其屬又有司右之官主勇力之士故爪牙屬司馬也司馬主爪牙之士其職得爵人今轉爪牙之士於可憂之地故所以怨之也司士職曰以德詔爵以功詔祿注引王制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是司士所掌以告司馬司馬告於王而進退之處人憂樂皆司馬之所為故恨其轉予于恤也因言司馬所掌逆申下恨之意司右主勇力之士者司右職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馬注云勇力之士屬馬選右當於其中五兵者弓矢殳矛戈戟也此王之爪牙即彼勇力之士故引之也

傳正義曰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史記周本紀云宣王即位四十六年而崩是未有姜戎為敗也毛知此當姜戎之敗者以宣王之征所往皆克此言轉予于恤有危敗之憂宣王之敗唯姜戎耳故言姜戎為敗以當之自為姜戎所敗而言司馬職廢者以征伐司馬所典故也常武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為大司馬則休父賢者也言職廢者蓋休父卒後他人代之其人不賢故廢職也箋正義曰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已身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為喻也當為王閑守之衛者謂防閑守禦之衛也知者以其言爪牙是勇力者也言胡轉予于恤是不應轉而轉之也有勇力而不當轉於憂唯守衛者耳故知當為王閑守之衛也司右止言勇力屬馬不言使之守衛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其屬者虎士八百人其職云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注云舍王出所止宿

處閑梐枑也然則為王閑守乃是虎賁之屬非司右勇力士也此言當為王守衛者周禮司右虎賁連官耳虎賁掌虎士司右主勇士虎賁之徒既為宿衛則司右之徒亦為宿衛矣司士正朝儀之位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右在路門之左大右則司右也虎士言其徒不言其官大右言其官不言其屬明司右與虎賁氏俱率其屬以衛王互文以相明也不然豈空屬司右無任役乎以此知爪牙之士當為王閑守之衛也此勇力之士選右當於中若車右出征則是其常職今恨移我於憂謂見使從軍則不為車右蓋使之為步卒故恨也傳言姜戎敗不言敗處故申之云戰於千畝而敗也杜預云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則王師與姜戎在晉地而戰也國語云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而不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孔晁云宣王不耕籍田神怒民困為戎所伐戰於近郊則晁意天子籍田千畝還在籍田而戰則千畝在王之近郊非是晉地義或然也又解此爪牙之士所以

不應從征者以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注不取王之爪牙之士也小司徒職曰乃頒此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又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出自六鄉也

祈父予王之爪士傳士事也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傳底至也音義底爪履反

祈父亶不聰傳亶誠也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傳尸陳也孰食曰饔箋云已從軍而母為父陳饌飲食之具自傷不得供養也音義亶都旦反供九用反養羊亮反疏正義曰上恨身無所居此

恨不得供養責之曰祈父汝誠是不聰慧之人汝若聰慧何為移我於憂危之地令我不得居家供養使我所有尊母令之陳熟食以奉父乎傳正義曰對例則飪為熟散則通此云尸是陳之辭明熟食故可陳也箋正義曰千畝之戰王之郊内勝負不至多時而恨其不得代母為父陳食者時王室既衰戰則恐敗恨其轉已故舉此以刺不得為多歷時日而恨也許氏異義引此詩曰有母之尸饔謂陳饔以祭恐養不及親彼為論饔飧生死不爭此文故不駁之其義當如此箋非為祭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

序白駒大夫刺宣王也箋刺其不能畱賢也音義馬五尺以上曰駒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傳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縶絆維繫也箋云永久也願此去者乘其白駒而來使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絆之繫之以永今朝愛之欲留之所謂伊人於焉逍遥箋云伊當作繄繄猶是也所謂是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遊息乎思之甚也音義皎古了反絜白也場直良反縶陟立反徐又丁立反絆音半繫足曰絆馬於虔反又如字下同繄烏兮反疏正義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有賢人乘皎皎然白駒而去者我願其乘此白駒而來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縶絆之維持之謂絆縶其馬留其人以久今日之朝

既思而不來又述而言曰所謂是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處逍遥遊息乎不知所適言思見之甚也以久今朝者得賢人與之言話則今日可長久猶山有樞云且以永日也傳正義曰以宣王之行初善後惡烝民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明是初時事此刺不能留賢故知宣王之末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曰韅靷鞅靽杜預云在後曰絆則縶之謂絆其足維之謂縶其靷也箋正義曰言食苗藿則夏時矣七月注云春夏為圃秋冬為場場人注云場築地為墠季秋除圃中為之此宜云圃而言場者以場圃同地耳對則四時異名散則繼其本地雖夏亦名場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傳藿猶苗也夕猶朝也所謂伊人於焉嘉客音義藿火郭反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傳賁飾也箋云願其來而得見之易卦曰山下有火賁賁黄白色也爾公爾侯逸豫無期傳爾公爾侯邪何為逸樂無期以反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傳慎誠也箋云誠女優游使待時也勉女遁思度已終不得見自訣之辭音義樂音洛遁字又作遯徒遜反徐徒損反度待洛反已音紀訣音決疏正義曰言有賢人乘皎皎然白駒而去者其服賁然而有盛飾已願其來思而得見之也既願其來即責之公侯之尊可得逸豫若非公侯無逸豫之理爾豈是公也爾豈是侯也何為亦逸豫無期以反乎思而不來設言與之訣汝誠在外優游之事勉力行汝遁思之志勿使不終也極而與之自訣之辭也此

來思遁思二思皆語助不為義也傳正義曰賁飾易序卦文山下有火賁易彖文也賁卦離下艮上艮為山離為火故言山下有火以火照山之石故黄白色也其卦名曰賁者鄭云離為日日天文艮為石石地文也天文在下地文在上天地之文交相而成賁賁然是也此賁必為賢者之貌箋傳不言貌此思賢者當以車服表之皎皎為馬之貌賁不宜為人之貌蓋謂其衣服之飾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傳空大也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箋云此戒之也女行所舍主人之餼雖薄要就賢人其德如玉然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箋云毋愛女聲音而有遠我之心以恩責之也音義芻禁俱反毋音無本亦作無疏正義曰言有乘

皎皎然白駒而去之賢人今在彼大谷之中矣思而不見設言形之汝於彼所至主人禮餼待汝雖薄止有其生芻一束耳當得其人如玉者而就之不可以貪餼而棄賢也又言我思汝甚矣汝雖不來當傳書信毋得金玉汝之音聲於我謂自愛音聲貴如金玉不以遺問我而有疏遠我之心已與之有恩恐遂疏已故以恩責之冀音信不絶傳正義曰以谷中容人隱焉其空必大故云空大非訓空為大桑柔云有空大谷是空谷大也此云在彼空谷則知其所適上云於焉逍遥及於焉嘉客為不知所適之辭者以思之不得故言不知所在此以賢者隱居必當潛處山谷故舉以為言空谷非一猶未知其所在也箋正義曰毋愛女聲音定本集注皆然

白駒四章章六句

序黄鳥刺宣王也箋刺其以隂禮教親而不至聯兄

弟之不固音義聯音連疏箋正義曰箋解婦人自為夫所出而以刺王之由刺其以陰禮教男女之親而不至篤聯結其兄弟夫婦之道不能堅固令使夫婦相棄是王之失教故舉以刺之也大司徒十有二教其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又曰以本俗六安萬民其三曰聯兄弟是鄭所引之文也言不至不固鄭以義增之彼注云陰禮謂男女之禮昏姻以時男不曠女不怨是也謂之陰者以男女夫婦寢席之上陰私之事故謂之陰禮秋官士師云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是為男女之事為陰也彼注又云聯猶合也兄弟謂昏姻嫁娶是謂夫婦為兄弟也夫婦而謂之兄弟者列傳曰執禮而行兄弟之道何休亦云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故比之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傳興也黃鳥宜集木啄

粟者喻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去是失其性此邦之人不我肯穀傳穀善也箋云不肯以善道與我言旋言歸復我邦族傳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箋云言我復反也音義啄陟角反妃音配疏正義曰言人有

禁語云黄鳥黄鳥無集於我之穀木無啄於我之粟然黄鳥宜集木啄粟今而禁之是失其性喻婦人述男子之禁已云婦人婦人無居我之室無得啄我之食然婦人之在夫家宜居室啄食今夫禁已是失其夫婦之所宜也婦人見其如此知必棄已即與之訣别而去之曰此邦國之人已於我若此則不我肯以善相與是不肯以善道與我也故我今迴旋我今還歸復反我邦國宗族矣言此邦之人復我邦族者言夫與已不善居異所耳

不必即他邦也

黄鳥黄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傳不可與明夫婦之道箋云明當為盟盟信也言旋言歸復我諸兄傳婦人有歸宗之義箋云宗謂宗子也疏正義曰毛以為婦人既被夫棄已言此邦國之人不可與明夫婦之道令我迴旋我還歸復反我宗族之兄家也鄭唯不可與盟為異傳正義曰夫婦之道以義居者也當同居共食今而禁之闇昧於三綱之道茍欲出之不知婦人非七出不得去是不可與明夫婦之道也箋正義曰易傳者以下云不可與處言其夫不可共處也此云不可與明亦當云其夫不可與共盟也若是明夫婦之道其明與否夫獨為之非婦所當共故知字誤當作盟

也曲禮下曰約信曰誓涖牲曰盟盟是信誓之事故云盟信也禮諸侯有相背違者盟以信之而不信之人既盟復背此婦為夫所薄意欲盟而固之以其無信終必棄已故云不可與盟也傳正義曰傳於此言歸宗者以婦人之所尊者其兄也因此諸兄之文故言歸宗喪服為昆弟之為父後者傳曰何以朞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朞也此以諸兄為宗之文也彼所言歸宗唯謂大夫以下其妻父母沒有歸寧於宗要被出還家亦為歸宗故準彼而言也箋恐謂宗是大宗故云謂宗子亦謂宗兄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傳處居也言旋言歸復我諸父傳諸父猶諸兄也音義栩況甫反

黃鳥三章章七句

序我行其野刺宣王也箋刺其不正嫁娶之數而有荒政多淫昏之俗疏箋正義曰凡嫁娶之禮天子諸侯一娶不改其夫夫以下其妻或死或出容得更娶非此亦不得更娶此為嫁娶之數謂禮數也昭三年左傳子太叔謂梁丙張趯說朝聘之禮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是謂禮為數也今宣王之末妻無犯七出之罪無故棄之更婚王不能禁是不能正其嫁娶之數大司徒曰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注曰荒凶年也鄭司農云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彼謂國家凶荒民貧不能備禮乃寬之使不備禮物而民多得昏今宣王之時非是凶年亦不備禮多昏豐年而有此俗故刺王也經云求爾新特言其不以禮來不肯媵是當時不備禮而

昏也詩所述者一人而已但作者總一國之事而為辭故知此不以禮昏成風俗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傳樗惡木也箋云樗之蔽芾始生謂仲春之時嫁娶之月婦之父壻之父相謂昏姻言我也我乃以此二父之命故我就女居我豈其無禮來乎責之也爾不我畜復我邦家傳畜養也箋云宣王之末男女失道以求外昏棄其舊姻而相怨音義蔽必制反徐又方四反芾方味反樗勑書反疏正義曰毛以為有人言我行適於野采可食之菜唯得蔽芾然樗之惡木以興婦人言我嫁他族以求夫唯得無行不信之惡夫既得惡夫遇已不

善乃責之言我以我父之昏爾父之姻二父勑命之故我就爾而居處為室家耳我豈無禮而來乎而惡我也爾既不我畜養今當復反我之邦家矣與之自訣之辭鄭唯上二句記時為異餘同傳正義曰七月云采荼薪樗唯取為薪是惡木也毛以秋冬為昏不得有記時之事王肅云行遇惡木言已適人遇惡人也箋正義曰樗是木也言蔽芾始生謂葉在枝條始生非木根始生於地也仲春草木可采故言仲春之時嫁娶之月矣婦之父壻之父相謂為昏姻釋親文也此及二章並言昏姻故言二父之命卒章止有姻唯據壻之父耳故言汝不思汝老父之命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傳蓫惡菜也箋云蓫牛蘈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爾不我畜言歸斯

復傳復反也音義蓫勑六反本又作蓄蘈本又作蕢徒雷反疏箋正義曰蓫牛蘈此釋草無文陸璣疏云今人謂之羊蹄定本作牛蘈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傳葍惡菜也新特外昏也箋云葍當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壻之父曰姻我采葍之時以禮來嫁女女不思女老父之命而棄我而求女新外昏特來之女責之也不以禮嫁必無肯媵之成不以富亦祇以異傳祇適也箋云女不以禮為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亦適以此自異於人道言

可惡也音義葍音福葍音富女竝音汝媵音孕又繩證反祗音支惡烏路反疏正義曰娶妻者受父之命故今引以責之言文本命汝以我為妻汝何不思憶舊時老父之命反棄我而求汝新外昏特來之女也汝如是不以禮為室家誠不以是而得富亦適可以此異於人耳人悉偕老汝獨相棄是異於人也傳正義曰陸璣疏云葍一名當幽州人謂之燕葍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温噉之饑荒之歲可蒸以禦饑昏姻對文則男婚女姻散則通故外來之婦為外昏也箋正義曰此解新特之義特謂獨來夫家由不以禮嫁必無人肯媵送之故獨來也禮大夫乃一妻二妾是有姪娣為媵士庶人則不能備矣此詩所述下及庶人本自無媵而云無肯媵者釋言云媵送也妾送嫡而行故謂妾為媵媵之名不專施妾凡送女適人者男女皆謂之媵僖五年左傳晉人滅虞執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史傳稱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是送女者雖男亦名媵也此不以

禮嫁其父母之家男子婦女皆無肯媵之故獨來耳非謂當有姪娣媵也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序斯干宣王考室也箋考成也德行國富人民殷衆而皆佼好骨肉和親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既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又祭祀先祖音義佼古卯反釁許靳反落如字始也或作樂非疏正義曰作斯干詩者宣王考室也考成也宣王既德行民富天下和親乃築廟寢成而與羣臣安燕而樂之此之謂成室也人之所居曰室宫寢稱室是其正也但君子將營宫室宗廟為先故鄭以為亦修宗廟室是總稱言室足以

兼之毛傳不言廟王肅云宣王修先祖宫室儉而得
禮孫毓云此宣王考室之詩無作宗廟之言孫王並
云述毛則毛意此篇不言廟也築室必先修廟但作
者言不及耳經雖皆是考室之事正指其文則乃安
斯寢是也故箋云寢既成乃鋪席與羣臣安燕為歡
以樂之是考室之事也宣王中興賢君其所以作者
非欲崇飾奢侈妨害民務國富民豐乃造之耳故首
章言天下親富二章乃作之三章言作之攻堅四章
言得其形制五章言庭室寬明六章乃言考之也既
考之後居而寢宿下至九章言其夢得吉祥生育男
女貴為王公慶流後裔因考室而得然故考室可以
兼之也箋正義曰考成釋詁文德行者即秩秩斯干
是也國富者幽幽南山是也人民殷衆而皆佼好次
二句是也骨肉和親即下三句是也宣王承亂離之
後先務富民民富情親乃使之築宫廟羣寢築作既
成其廟則神將休焉則以禮釁塗之其寢則王將居

焉設盛食燕羣臣歌斯干之詩以歡樂之此之謂成室也言成者非直築成而已通謂國富民和樂共作力以成其事廟則既為釁禮使神得安焉室則既為歡燕使人得處焉人神各有攸處然後謂之為成故言此之謂成室以結之說文云釁血祭也賈逵云殺而以血塗鼓謂之釁鼓則釁者以血塗之名雜記下曰成廟則釁之其禮雍人拭羊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於前乃降是釁廟禮也昭四年左傳叔孫為孟丙作鐘饗大夫以落之服虔云釁以豭豚為落則又一名落蓋謂以血澆之也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注云設盛食以落之即引檀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落之事下箋亦云安燕為歡以落之是也據經乃安斯寢是考室之事而於經無釁廟之文鄭云而釁之者鄭以似續妣祖為築宮廟廟成必當釁室尚燕樂明廟釁可知也雜記之文廟成則釁寢成則考此序言考室箋得兼云釁廟者

此考之名取義甚廣乃國富民殷居室安樂皆是考義猶無羊云考牧非獨據一燕食而已故知考室之言可以通釁廟也言歌斯干之詩以落之者歌謂作此詩也宣王成室之時與羣臣燕樂詩人述其事以作歌謂作此詩斯干所歌皆是當時樂事故云歌斯干之詩以樂之非謂當樂之時已有斯干可歌也本或作樂以釁又名落定本集注皆作落未知孰是云宗廟成則又祭先祖敘君子攸躋之言箋以躋謂升廟祭祀故又言此以敘之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傳興也秩秩流行也干澗也幽幽深遠也箋云興者喻宣王之德如澗水之源秩秩流出無極已也國以饒富民取足焉如於深山如竹苞矣如

松茂矣傳苞本也箋云言時民殷衆如竹之本生矣其佼好又如松柏之暢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傳猶道也箋云猶當作瘉瘉病也言時人骨肉用是相愛好無相詬病也音義秩直乙反澗音諫好呼報反猶毛如字鄭改作瘉羊玉反詬呼豆反疏正義曰毛以為秩秩然出無極已者此澗水之流也以興施無有窮者此宣王之德也言王德之無窮猶澗水流之不竭幽幽然深遠材物豐積者南山也以興貨殖盈足者王國也王貨物豐殖民用饒足亦似深山之有材也民既豐富得以生長故其民衆多如竹之叢生根本之衆矣其長大又佼好如松木之葉常冬夏暢茂無衰落矣其兄與弟矣用能相好樂矣無相責以道矣鄭唯無相詬病為異餘同傳正義曰釋山

云夾水曰澗不訓干為澗正以秩秩宜為流貌斯干共秩秩連文與南山相對故知干為澗也漸卦鄭注云干謂大水之傍故停水處者彼以鴻之所居故為舊停水處與此異也箋正義曰言宣王國富民又饒足取則有之如於山之取材故以喻焉言國富者國以民為體正謂民間饒足非聚財於官民取官材也言時民殷衆者以竹言苞而松言茂明各取一喻以竹叢生而本概松葉隆冬而不彫故以為喻其實竹葉亦冬青禮器曰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之有心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是也傳正義曰猶道釋詁文箋正義曰箋以相猶與相好對文言無相猶矣當謂無相惡之事若相責以道未是傷義賊恩雖無此事未足多善不當舉以為詠也角弓曰不令兄弟交相為瘉則相病是兄弟之惡事猶瘉聲相近故知字誤也言詬罵相病害也

似續妣祖傳似嗣也箋云似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

者謂已成其宫廟也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築室百

堵西南其戶傳西鄉戶南鄉戶也箋云此築室者謂築

燕寢也百堵百堵一時起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

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又云南其戶者宗廟及路

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爰居爰處爰笑

爰語箋云爰於也於是居於是處於是笑於是語言諸

寢之中皆可安樂音義似毛如字妣必履反嫄本或作原音同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

下疏正義曰毛以為言王既能使國富和親則又嗣續

同疏先祖先妣之功故築其居室百堵皆起或西其戶

或南其戶言路寢羣室皆作之也作之既成乃於是居
於是處於是言於是笑於是語焉先妣後祖者取會韻也又以
下有男女安寢之事故兼云先妣鄭以為宣王既以於
國門之左在已之地繼續立先妣姜嫄先祖后稷以下
之廟然後乃宮內築燕寢之室百堵同時起之比一房
之室為西其戶比宗廟路寢之室為南其戶於是燕寢
之中居處笑語焉燕寢言築及百堵之戶則宗廟與明
堂路寢亦築而同時有戶制可知宗廟言所立之地則
燕寢亦有其處各舉義顯以言耳箋正義曰箋以似續
同義不須重文故似讀為已午之已已與午比辰故連
言之直讀為已不云字誤則古者似已字同於穆不已
師徒異讀是字同之驗也周禮左宗廟在雉門外之左
門當午地則廟當已地也謂既在已地而續立其妣祖
之廟然後營宮室故云謂已成其宮廟也君子將營宮
室宗廟為先故知已成其宗廟乃築室也知妣是先妣
姜嫄者以特牲少牢祭祀之禮皆以其妃配夫而食無

特立妣之廟者春官大司樂職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妣先於祖用樂別祭則周之先妣有不繫於夫而特立廟矣閟宮生民說姜嫄生后稷以配天為周之王業則周之先妣特立廟者唯姜嫄耳此妣文亦在祖上故知是姜嫄也祖先祖不斥號謚則后稷文武兼親廟亦在其中司樂七廟同用樂言先祖以總之明先祖之文兼通諸廟也傳正義曰傳不言此為路寢之制則此據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耳推此有東嚮戶北嚮戶故孫毓云猶南東其畝箋正義曰以上為立廟故此為居室然似續妣祖之言文中不容路寢則築室百堵路寢亦宜在焉獨言此築室謂築燕寢者路寢作與燕寢同時而制與宗廟相類此西南其戶非路寢之制故特言燕寢其路寢文雖不載亦作之可知言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者以天子之燕寢即諸侯之路寢禮諸侯之制也有夾室又士喪禮小斂婦人髽於室而喪大記諸侯之禮云小斂婦人髽帶麻

於房中以士喪男子括髮在房婦人髽於室無西房故也士喪禮婦人髽於室在男子之西則髽諸侯之禮婦人髽於房亦在男子之西是有西房夫有西房自然有東房是諸侯路寢有左右房也天子路寢既制如明堂自然燕寢之制當如諸侯路寢故知天子之燕寢有左右房也既有左右則室當在中故西其戶者異於一房之室戶也大夫以下無西房唯有一東房故室戶偏東與房相近此戶正中比之為西其戶矣知大夫以下止一房者以鄉飲酒義云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間為中也但大夫禮直言房不言東西明是房無所對故也若然特牲云豆籩鉶在東房者鄭注云謂房中之東當夾北非對西戶也鄉飲酒記云薦出自左房鄉射記云出自東房者以記人以房居東在左因言之記非經無義例也又解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燕寢之室獨一南戶耳故言西其戶也知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者明堂位曰

太廟天子明堂又月令說明堂而仲夏云天子居明堂太廟以明堂制與廟同故以太廟同名其中室是宗廟制如明堂也又宗廟象生時之居室是似路寢矣故路寢亦制如明堂也又匠人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注云世室宗廟也重屋者王宮正室若大寢也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此三者不同而三代各舉其一是欲互以相通故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是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也彼三者並陳此言如明堂者以周制舉明堂為文故以宗廟及路寢制如之也彼文說世室曰五室四傍兩夾窻注云窻助戶為明也每室四戶八窻以言四傍是四方傍開又云兩夾窻是一戶兩窻夾之以此知每室四戶也宣王都在鎬京此考室當是西都宮室顧命說成王崩陳器物於路寢云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若路寢制如明堂則五室皆在四角與中央而得左右房者鄭志答趙商云

成王崩之時在西都文王遷豐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故喪禮設衣物之處寢者夾室與東西房也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則西都宗廟路寢依先王制不似明堂此言如明堂者鄭志荅張逸云周公制禮建國土中洛誥王入太室裸是也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未必如周公之制以此二荅言之則鄭意以文王未作明堂其廟寢如諸侯制度乃周公制禮建國土中以洛邑為正都其明堂廟寢天子制度皆在王城為之其鎬京則別都耳先王之宮室尚新周公不復改作故成王之崩有二房之位由承先王之室故耳及厲王之亂宮室毀壞先王作者無復可因宣王別更修造自然依天子之法不復作諸侯之制故知宣王雖在西都其宗廟路寢皆制如明堂不復如諸侯也若然明堂周公所制武王時未有也樂記說武王祀乎明堂者彼注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知者以武王既伐紂為天子文王又

已稱王武王不得以諸侯之制為父廟故知為明堂制也於是居者居處義同以寢非一散言之耳此文雖承燕寢之下理亦兼有路寢周禮注云王路寢一小寢五下又后六宮此文亦可兼之故云諸寢之中皆可安樂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傳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橐橐用力也箋云約謂縮板也椓謂搯土也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傳芋大也箋云芋當作幠幠覆也寢廟既成其牆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也其堅致則鳥鼠之所去也其堂室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音義閣音各椓陟角反橐音託本或作柝縮所六反搯呂忱丈牛反沈呂菊反說文音勑周反引也從手留聲除直慮反去也芋毛香于反鄭

作憮火吳反或作吁殺所界反致直置反本亦作緻同稱尺證反

疏正義曰毛以為王本作羣寢之時以繩約縮之繩在板上歷歷然均謂繩均板直則牆端正也既投土於板以杵極築之皆橐橐然用力勤力而築則牆牢固也至若王寢既成其牆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其築作堅緻則鳥鼠之所去君子於是居中所以自光大也鄭以為總宮廟羣寢下句君子之所覆蓋為異箋正義曰緜云縮板以載是鄭所據也縮約皆謂以繩纏束之若今之牆祗也此極之橐橐猶緜云築之登登故傳皆以為用力如極杙之極正謂以杵築之也言極謂搯土者取壤土投之板中搯使平均然後極之也搯者以手平物之名故字從手傳正義曰孫毓云宮室既成君子處之所以為自光大箋正義曰芋當作憮讀如亂如此憮以聲相近故誤耳憮覆也鄭以義言之爾雅無此訓也以下攸躋為君子所升攸寧為君子所安則知此為君子所覆故云其堂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故

反以類上去鳥鼠除風雨文勢同也

如跂斯翼傳如人之跂竦翼爾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傳棘稜廉也革翼也箋云棘戟也如人挾弓矢戟其肘如鳥夏暑希革張其翼時如翬斯飛君子攸躋傳躋升也箋云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此章四如者皆謂廉隅之正形貌之顯也翬者鳥之奇異者也故以成之焉此章主於宗廟君子所升祭祀之時音義跂音企竦粟勇反棘居力反韓詩作朸朸隅也旅即反革如字韓詩作勒云翅也稜力登反挾子沓反又子協反肘張九

反翬音輝雉名說文云大飛也躋子西反疏正義曰毛以為言宮室之制如人跂足竦此臂翼然如矢之鏃
有此稜廉然如鳥之舒此革翼然如翬之此奮飛然宮室如此此之美君子所以升處也矢鳥翬指形言之如跂
不言人者義取於跂言跂則人可知也又人手似鳥翼以為韻言跂翼則如人弭手直立以喻屋壁之上下正
直也言如矢稜廉以喻四隅廉正也其斯革斯飛言簷阿之勢似鳥飛也翼言其體飛象其勢各取喻也鄭以
此章論宗廟如矢斯棘如人挾弓矢戟其肘亦喻之稜廉君子攸躋言升祭為異耳傳正義曰言稜廉則指矢
鏃之角為棘焉蓋古有此名也箋正義曰古語謂棘為戟故明堂位曰越棘大弓隱十一年左傳曰子都拔棘
皆戟也言如人挾弓矢戟其肘者謂射者左手弸弓而右手彎之則戟其肘謂右手之肘亦喻室之外廉隅也
如鳥夏暑又希革張其翼者堯典曰仲夏鳥獸希革注云夏時鳥獸毛疏皮見則言革者謂夏暑毛希皮革露

見於此之時必舒其羽翼故不言翼而言革解其言革之本意傳正義曰躋升釋詁文孫毓云君子之所升處箋正義曰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釋鳥文李巡曰素質五采備具文章鮮明雉白質五色為文鳥如此色者希故云鳥之奇異者故以成之解比象既多最後言翬意也下云君子攸寧是寢息其中此言攸躋則是君子升下登上之辭王所尊者唯宗廟耳故知此章主宗廟言祭祀之時下章主寢室言燕息之時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傳殖殖言平正也有覺言高大也箋云覺直也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傳正長也冥幼也箋云噲噲猶快快也正晝也噦噦猶煟煟也冥夜也言居之晝日則快快然夜則煟煟然皆寬明之貌君子攸寧

箋云此章主於寢君子所安燕息之時音義殖市力反噲音快正音政噦呼會反冥毛莫形反鄭莫定反長王丁丈反崔直良反幼王如字本或作窈崔音杳煟音謂呂忱云火光貌疏正義曰毛以為殖殖然平正者其宮寢之前庭也有覺然高大者其宮寢之楹柱也言宮寢庭既平正楹又高大宣王之所與翔列聚集於此者皆是懷德有禮之士噲噲然寬博其羣臣之長者噦噦然閑習其羣臣之幼者長幼有禮君子所以安也鄭以為言寢室殖殖然其庭平正有調直者其楹柱庭平柱直處所寬明快快然其晝日居之也煟煟然其夜冥居之也院寬室明晝夜俱快君子之所安息也箋正義曰覺之為訓為大為直故禮記注云覺大也直也傳以屋之為美在於高大為箋以柱之為善貴於調直故異訓也傳正義曰正長釋詁文冥幼釋言文王肅云宣王之臣長者寬博噲噲然少者閑習噦噦然夫其所與翔於平正之庭列

於高大之楹皆少長懷德有禮之士所以安也傳意或然而本或作冥幼者爾雅亦或作窈孫炎曰冥深闇之窈也某氏曰詩云噦噦其冥爲冥窈於義實安但於正長之義不允故據王注爲毛說冥所以得爲幼者郭璞曰幼穉者冥昧也箋正義曰箋以此說宫室之形狀庭楹之平直不得有長幼之義故以正爲晝冥爲夜快快

焆焆爲宫室寛明之貌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箋云莞小蒲之席也竹葦曰簟寢既成乃鋪席與羣臣安燕爲歡以落之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傳言善之應人也箋云興夙興也有善夢則占之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箋云熊羆之獸虺蛇之

蟲此四者夢之吉祥也音義莞音官徐又九完反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為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鋪普吳反又音敷樂音洛本亦作落應應對之應能于弓反羆彼宜反虺許鬼反蛇市奢反

疏正義曰宣王命人下鋪莞蒲上施簟席乃與羣臣安燕為歡樂於此寢室之中歡樂已訖乃於其中寢寐焉至晨乃興起焉於寐時有夢乃占我所夢之事其吉夢維何事乎維夢見熊羆與虺蛇耳言乃占我夢者王自言已夢命人占之下文太人占之乃是他人為王占夢也言吉夢者當時未有吉凶據後占之為吉故探言焉此乃安斯寢之下無傳毛氏為燕與否未可明也箋正義曰釋草云莞苻蘺某氏曰本草云白蒲一名苻蘺楚謂之莞蒲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為莞蒲今江東謂之苻蘺西方一名蒲用爲席言小蒲者以莞蒲一草之名而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有大小為席精麤故得為兩種席也知莞用小蒲者以司几筵設席皆麤者

在下美者在上其職云諸侯祭祀之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以莞加蒲明莞細而用小蒲故知莞小蒲之席也竹葦曰簟者以常鋪在上宜用堅物故知竹簟也且詩每云簟茀用為車蔽是竹簟可知以此考室之詩室之初成當有燕樂故為寢室既成鋪席與羣臣安燕為歡以樂之也定本作落此下莞上簟雖是與羣臣燕樂之席其室內寢臥衽席亦當然也士喪禮者士禮也云下莞上簟衽如初則平常皆莞簟也其寢臥之席自天子以下宜莞簟同傳正義曰夢者應人之物善惡皆然此據下文言吉夢故云善之應人也故占夢云獻吉夢於王文曰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是夢有善惡也箋正義曰以熊羆四足而毛謂之獸虺蛇無足之物故謂之蟲也生男女之徵故四者夢之吉祥釋獸云羆如熊黃白文舍人曰羆如熊色黃白也郭璞曰似熊而長頸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樹木關西呼曰貑羆釋魚云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舍人曰蝮一名虺江淮以南曰蝮江

淮以北曰虺孫炎曰江淮以南謂虺為蝮廣三寸頭如拇指有牙最毒郭璞曰此自一種蛇人自名為蝮虺今蛇細頸大頭色如艾綬文文間有毛似猪鬛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如虺類足以明此自一種蛇

如郭意此蛇人自名蝮虺非南北之異蛇實是蟲以有鱗故在釋魚且魚亦蟲之屬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箋云大人占之謂以聖人占夢之法占之也熊羆在山陽之祥也故為生男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為生女音義大音泰後大人同　疏箋正義曰以占夢之官中士耳而言大人占之明其法大人所為故云聖人占夢之法占之聖人有法解則占之故左傳文公之夢子犯占之簡子之夢問諸史墨不必要占夢之官乃得占也此

及無羊皆云大人占之則占夢者聖人之法正月云召彼故老訊之占夢譏之者以王不尚道德專信徵祥侮慢故老故刺之不謂夢不當占也熊羆大獸是山獸亦居澤在穴故韓奕云川澤訏訏有熊有羆秋官穴氏注云熊羆之屬冬藏者也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是也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傳半珪曰璋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箋云男子生而臥於牀尊之也裳晝日衣也衣以裳者明當主於外事也玩以璋者欲其比德焉正以璋者明成之有漸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箋云皇猶煌煌也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

朱室家一家之內宣王將生之子或且為諸侯或且為
天子皆將佩朱芾煌煌然 音義 衣於既反注衣以裳下衣之裼同璋音章煌音
橫華彭反沈又呼彭反聲也芾音弗煌音皇 疏 正義曰毛以為王前夢熊羆果有效驗乃生男子矣生訖
則寢臥之於牀尊之又則衣著之以裳玩弄之以璋也裳明習為卑下璋見效奉臣職時已其泣聲大喤喤然
至其長大皆佩朱芾於此煌煌然由王室家之內或為諸侯之君或為天子之王故皆佩朱芾也鄭唯裳為主
外事璋比德之有漸餘同傳正義曰知璋半圭者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
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故知半圭曰璋裳下之飾易文言也裳為下飾以璋配裳故知見臣之
職也宣王子孫當為君而言臣下者王肅云言無生而貴之也明欲為君父當先知為臣子也璋而得為臣職

者王肅云羣臣之從王行禮者奉璋又棫樸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也箋正義曰箋以下章與此相對以下女子寢之地明男子坐而臥之牀尊之也以下載衣之裼裼是夜臥之衣故云裳晝日衣也一晝一夜明取内外為義故知男子衣以裳明當主外事女子衣以裼明當主内事也女子弄之瓦瓦紡塼也以女子之所有事明玩以璋者亦男子之所有事君子於玉比德焉故知以璋欲其比德也王不用圭而以璋者明成人之有漸璋是圭之半故言漸也下句乃言其泣喤喤則此所陳皆在孩幼禮記鄭注云人始生在地男子已寢之牀又非始生也蓋聖人因事記義子之初生暫行此禮不知生經幾日而為之也何則女子不可恒寢於地竟無裳男子亦不容無袴且甫言其泣則未能自弄璋明暫時示男子女之别耳箋以經言室家君王則有諸侯與天子而同言朱芾故云天子純朱諸侯黄朱也芾從裳色祭時服纁裳故芾用朱赤但芾所以明尊卑雖同色而有

差降乾鑿度以為天子之朝朱芾諸侯之朝赤芾朱深於赤故困卦注云朱深云赤是矣此論諸侯則王子或封畿內或以功德外封皆為諸侯也而文同朱芾明對文則朱赤深淺自異散之則皆謂之朱故天子純朱明其深也諸侯黄朱明其淺也舉其大色皆得為朱芾也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傳裼褓也瓦紡塼也箋云臥於地卑之也褓夜衣也明當主於內事紡塼習其所有事也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傳婦人質無威儀也罹憂也箋云儀善也婦人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婦人之事

唯議酒食爾無遺父母之憂音義裼他計反韓詩作禘音同褓音保齊人名小兒被為褓紡芳罔反塼音專本又作專詁本又正作貽以之反遺也惟本又作離力馳反遺唯季反疏義曰毛以為前夢虺蛇今乃生女子矣生訖則寢臥之於地以卑之則又衣著之以褓衣則玩弄之以紡塼習其所有事也此女子至其長大為行謹慎無所非法質少文飾又無威儀唯酒食於是乃謀議之無於父母而遺之以憂也若婦禮不謹為夫所出是遺父母以憂言能恭謹不遺父母憂也鄭唯以儀為善為異餘同傳正義曰書傳說成王之幼云在襁褓襁縛兒被也故箋以為夜衣以璋是全器則瓦非瓦礫而已故云瓦紡塼婦人所用瓦唯紡塼而已故知也毛以裳為下飾則褓不必主內事侯芭云示之方也明褓制方令女子方正事人之義婦人質無威儀也者以婦人少所交接故云質無威儀謂無如丈夫折旋揖讓棣棣之多其婦容之儀則

有之矣故東山曰九十其儀言多儀也箋正義曰儀善釋詁文也言有非有善皆非婦人之事者婦人從人者也家事統於尊善惡非婦人之所有耳不謂婦人之行無善惡也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序無羊宣王考牧也箋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成謂復先王牛羊之數疏正義曰作無羊詩者言宣王考牧也謂宣王之時牧人稱職牛羊復先王之數牧事有成故言考牧也經四章言牛羊得所牧人善牧又以吉夢獻王國家將有休慶皆考牧之事也箋正義曰此美其新成則往前嘗廢故本厲王之時今宣王始興而復之選牧官得人牛羊蕃息至此而牧事成功故謂之考牧又解成者正謂

復先王牛羊之數也言至此而成者初立牧官數未即復至此作詩之時而成也王者牛羊之數經典無文亦應有其大數今言考牧故知復之也周禮有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又有牛人羊人犬人雞人唯無豕人鄭以為豕屬司空冬官亡故不見夏官又有牧師主養馬此宣王所考則應六畜皆備此獨言牧人者牧人注云牧人養牲於野田者其職曰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則六畜皆牧人主養其餘牛人羊人之徒各掌其事以供官之所須則取於牧人非放牧者也羊人職曰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買牲而供之是取於牧人之事也唯馬是國之大用特立牧師圉人使別掌之則盖擬駕用者屬牧師令生息者屬牧人故牧人有六牲鄭云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是牧人亦養馬也此詩主美放牧之事經有牧人乃夢故唯言牧人也牧人六畜皆牧此詩唯言牛羊者經稱爾牲則具主人祭祀為重馬則

祭之所用者少豕犬雞則比牛羊為卑故特舉牛羊以為美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傳黄牛黑脣曰犉箋云爾女也女宣王也宣王復古之牧法汲汲於其數故歌此詩以解之也誰謂女無羊今乃三百頭為一羣誰謂女無牛今乃犉者九十頭言其多矣足如古也爾羊來思其角濈濈傳聚其角而息濈濈然箋云言此者美畜産得其所爾牛來思其耳濕濕傳呞而動其耳濕濕然音義犉本又作犉而純反濈本又作䎶亦作戢莊立反畜許六反濕始立

反又尸立反又處立反呞本又作齣亦作齝丑之反一音初之反郭注爾雅云食已復出嚼之也今江東呼齝為齛音疏傳正義曰釋畜云黑脣曰犉傳言黃牛者以漏泄也疏言黑脣明不與身色同而牛之黃者衆故知是黃牛也某氏亦曰黃牛黑脣曰犉箋正義曰以誰謂是發問之辭三百維羣九十其犉是報答之語故知宣王汲汲於其數詩人歌此以解之也羊三百頭為羣故一羣有三百不知其羣之有多少也犉者九十頭直知犉者有九十亦不知其不犉者之數也以一羣三百直犉者九十則羊多牛衆故云足如古之法也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傳訛動也箋云言此者美其無所驚畏也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傳何揭也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箋云言此者美牧人寒

暑飲食有備三十維物爾牲則具傳黑毛色者三十也
箋云牛羊之色異者三十則女之祭祀索則有之音義
訛五戈反又五何反韓詩作譌譌覺也何河可反又音
河下及注同蓑素戈反草衣也笠音立餱音侯揭音竭
又其謁反疏傳正義曰蓑唯備雨之物笠則元以禦暑
索色白反兼可禦雨故良耜傳曰笠所以禦暑雨也
既夕禮亦有蓑注俱以為禦雨不以笠禦暑者以彼蓑
笠同槀車所載槀車潦車也為雨而設故不同也此經
言三十維物則每色之物皆有三十謂青赤黄白黑毛
色別異者各三十也祭祀之牲當用五方之色故箋云
汝之祭祀索則有之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箋云此言牧人有餘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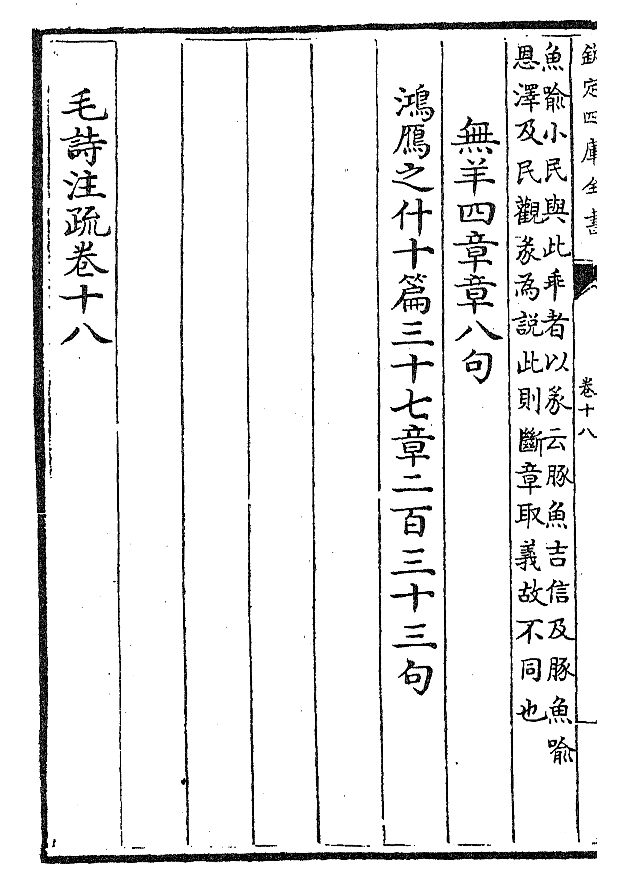
則取薪蒸搏禽獸以來歸也麤曰薪細曰蒸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傳矜矜兢兢以言堅彊也騫虧也崩羣疾也麾之以肱畢來既升傳肱臂也升升入牢也箋云此言擾馴從人意也音義蒸之丞反搏音博下同亦作捕音步兢其冰反騫起虔反麾毀皮反肱古弘反馴音巡又常遵反疏傳正義曰騫虧定本亦然集注虧作曜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箋云牧人乃夢見人衆相與捕魚又夢見旐與旟占夢之官得而獻之於宣王將以占國事也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傳陰陽

和則魚衆多矣箋云魚者庶人之所以養也今人衆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供養之祥也易中孚卦曰豚魚吉

旐維旟矣室家溱溱傳溱溱衆也旐旟所以聚衆也箋云溱溱子孫衆多也音義旐音兆旟音餘養羊亮反下同供九用反溱側巾反疏正義曰牧人所牧既暇乃復為王興夢夢見衆人維相與捕魚矣又夢見旐維旟矣牧人既為此夢以告占夢之官占夢之官又獻之於王王乃令以大人占夢之法占之夢見衆維魚矣者實維豐年是歲熟相供養之祥夢見旐維旟矣者室家溱溱是男女衆多之象歲熟民滋是國之休慶也箋正義曰知者以下云大人占之是王使占之明有所由得達於王夢事夢官所掌明本牧人既作此夢不知吉凶以問占夢之官占夢知其為國

之祥故獻之也占夢職曰歲終獻吉夢於王王拜受之彼所獻者謂天下臣民有為國夢者其官得而獻之非占夢之官身自夢也故知此占夢之官得而獻之所夢是年豐歲熟民衆之祥故知以占國事傳正義曰以魚麗之義言之太平而萬物盛多故知陰陽和經言衆維魚矣乃謂捕魚者多傳云魚多者言由魚多故捕者衆解人共捕之意箋正義曰魚者庶民之所以養者以庶民不得殺犬豕維捕魚以食之是所以養也歲穀不熟則無以相養會衆人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供養之祥引易中孚卦曰豚魚吉者孟子曰七十者可以食雞豚豚魚俱是養老之物故引之以證魚可供養也彼注云三辰在亥亥為豕爻失正故變而從小名言豚耳四辰在丑丑為鼈蟹鼈蟹魚之微者爻得正故變而從大名言魚耳三體兑兑為澤四上值天淵二五皆坎爻坎為水二侵澤則豚利五亦以水灌淵則魚利豚魚以喻小民也而為明君賢臣恩意所供養故吉如彼注意以豚



魚喻小民與此乖者以豕云豚魚吉信及豚魚喻恩澤及民觀豕為說此則斷章取義故不同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鴻鴈之什十篇三十七章二百三十三句

毛詩注疏卷十八

毛詩注疏卷十八考證

庭燎章鸞聲噦噦○噦噦說文作鉞鉞

白駒章食我場藿○說文云藿尗之少也公食禮云鉶芼牛藿注云藿豆葉也藿與藿同

我行其野章不思舊姻○白虎通作不惟舊因

斯干章西南其戶○李光地曰畢者之居東房西室房戶在東室戶偏東是西南無戶也尊貴者有東西兩房則西南有戶特表出之以明為尊貴者之居較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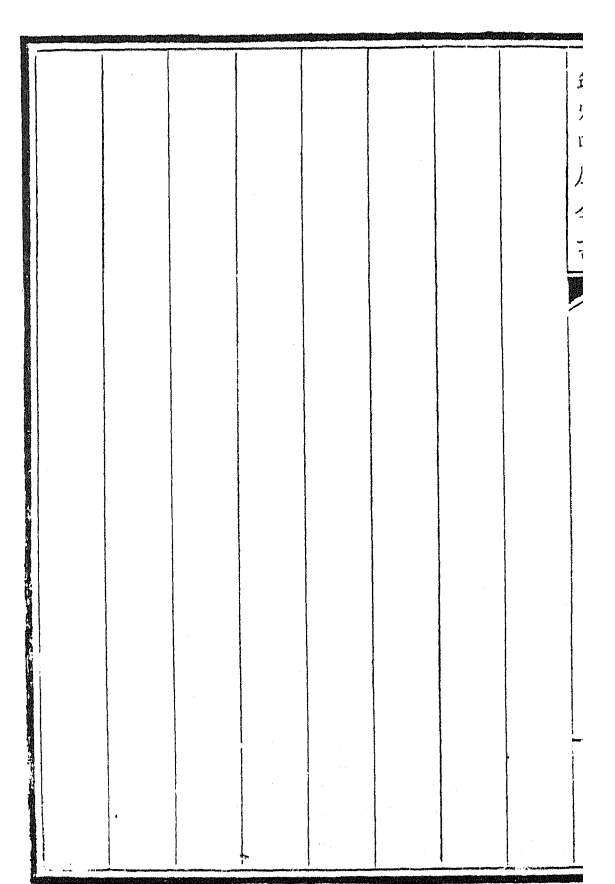
說似更簡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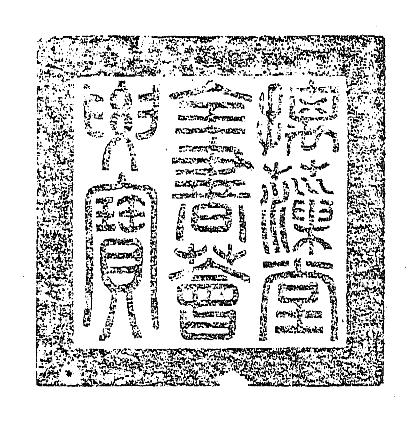
約之閣閣○閣閣周禮注作格格

載衣之裼○裼說文作禓

毛詩注疏卷十八考證

謹案第五頁前七行疏何休注公羊諸本注字下
訛衍云字今節去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錄監生臣王肯勵